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六十一集

鴛鴦塚

元宵謎

埋香幻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六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　（第六十一集）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開本：787×1092　1/32・印張：4 9/16・插頁：2・字數：100,00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册

統一書号：10071·388　定价：（7）0.41 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暂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鴛鴦塚

赵燕侠藏本

提　　要

謝招郎、王五姐私訂終身。謝因家規謹严未敢禀母。五姐候娶不至，思念成疾。張道士傳書，謝反遭鎖禁，嗣潛逃往探，各訴离情。五姐哀伤致死，招郎亦触壁殉情。王媪合葬二人于一塚。

第　一　場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引）鶯老春殘，为春愁，倦倚屏山。

（詩）素書寒灯午夜光，

小樓天地一身藏；

閉門不管花如海，

辜負三春正艳陽。

小生、謝招郎，太原人氏，幼年不幸，父亲亡故；只有母亲在堂，撫养成人。同胞姐姐，嫁与楊四郎为妻。我姐夫在东村做买卖为生，姐姐回轉家来侍奉母亲，倒也孝順。只是小生年已長成未曾婚配，將来我的亲事，不知应在何方？思想起来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黃搖板）

每日里为婚姻胡思乱想，

辜負了少年人大好时光。

未曾見美佳人空劳盼望，

但不知何日里得隨心腸！

〔秋桂上〕

秋　桂　奉了姑娘命，忙步到書樓。（上樓介）

大相公！

謝招郎　做什么？

秋　桂　大姑娘叫我請你进去，有話商議。

謝招郎　說我少时就去。

秋　桂　是啦！（下）

謝招郎　姐姐喚我不知为了何事？不免前去便了！

（接唱）

撇下了心中事后堂而往，

待見了我姐姐細問端詳。（下）

第　二　場

〔王道平上〕

王道平　（引）生意凋零，每日里，常挂在心。

卑人、王道平。山西太原人氏。在这东村居住。娶妻吳氏。妹子鳳車，排行第五，年方一十六岁。卑人卖布为生，意欲往河南貿易，不免將娘子、賢妹喚出商議，啊娘子、賢妹哪里？

〔王五姐、王大娘上〕

王五姐　生来弱質在寒門，

王大娘　裙布荊釵也絕塵。

王道平　娘子、賢妹請坐！

王大娘
王五姐　有坐。

王大娘　喚我們出來有什么事情啊？

王道平　卑人意欲往河南貿易，家中之事全仗你們照管才是。

王五姐　哥哥此去，必定生意兴隆，家中之事不必挂心。

王道平　但願如此。

王大娘　相公几时起程？

王道平　今日就要起程，娘子、賢妹看管門戶，我就要去也！

（唱二黃搖板）

我此去往河南路途遥远，

且等到財源广才把家还。（下）

王大娘　（唱）但願得我兒夫早日回轉，

王五姐　　这一去保佑他广进財源。

〔同下〕

第　三　場

〔謝氏上〕

謝　氏　（唱西皮散板）

我丈夫做生意东村而往，

撇下了少年人独守空房。

奴家、謝氏。配夫楊子虛。因家道貧寒，他在东村地方开了一座小买卖店兒，維持生活；叫我回轉娘家侍奉母亲，倒也相安無事。算来半載有余，未曾有銀錢拿回家中，我不免叫七弟招郎前去向他要点兒錢，回家使用。也曾命秋桂到前面喚他，怎么还不来哪？

〔謝招郎上〕

謝招郎　聞听姐姐喚，上前問根源。

姐姐喚我何事？

謝　氏　兄弟来啦，坐下說話！

謝招郎　告坐。

謝　氏　兄弟，你姐夫在东村做买卖，半載有余也沒有帶回銀錢，我有意叫兄弟辛苦一趟，跟他要点兒錢，我也好墊办着花。兄弟料無推辞吧？

謝招郎　东村离此二十余里，兄弟是不慣走路，不能前去。

謝　氏　你不願去，你姐夫不帶錢，我喝西北風是怎么着？

好兄弟，你去一趟吧。

謝招郎　兄弟不願出門，是不能去的。（背轉身介）

謝　氏　他再三不去可怎么好哪？有啦，待我騙騙他。兄弟，你实不肯去，我也沒法子；你替我写封信，我托一个人捎去就是啦。

謝招郎　这到使得，待我写来。（执笔介）姐姐，怎样写？

謝　氏　你就写家中沒錢，叫他帶点兒錢来。还有要紧的一句話——

謝招郎　什么要紧的話？

謝　氏　前日东村有人来說，你姐夫給你說了一門亲事，母亲十分欢喜，你写上，叫他給定下吧。

謝招郎　怎么小弟不知道此事呀？

謝　氏　你年青的人兒，怕你害羞才沒告訴你，你大喜啦！

謝招郎　（急介）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待我去到东村与姐夫說明，不要草草成事才好。

謝　氏　兄弟自己去嗎？

謝招郎　正是。姐姐好好侍奉母亲，兄弟三兩日就回，告辞了！

（唱）我急忙到东村登程而往，

　　見着了我姐丈再作商量。（下）

謝　氏　哈哈哈……我三言兩語，他就走了，不免等他回信便了！（下）

第　四　場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唱西皮原板）

　　寒門女正青春光陰似箭，

每日里暵孤單小立花前。

我兄長在他乡久不回轉，

只有那心中事难对人言。

奴家、姓王，小名鳳車。今年一十六岁。自幼父母双亡。我兄長前往河南貿易，只有嫂嫂在家。每日閨房独坐，好生愁悶。这几日村中举行庙会，却很热鬧，有一表姐顧四娘，与我情投意合，嫂嫂也會去請，怎么还不見回来？

〔王大娘、顧四娘上〕

王大娘　家風原淡薄，

顧四娘　姐姐爱談心。

王大娘　到家啦。妹妹請进吧！

顧四娘　是啦。

〔王大娘、顧四娘同进門介〕

王五姐　嫂嫂回来了？

王大娘　回来啦。顧妹妹也来啦。

王五姐　姐姐請坐！

顧四娘　妹妹請坐。

王大娘　你姐倆說話吧，我給你們做飯去。

顧四娘　不要費心啦。

王大娘　等等我再陪你說話吧。（下）

王五姐　姐姐因何来迟？

顧四娘　只因梳头未完，故而来迟。

王五姐　此地庙会很是热鬧，請姐姐前来登樓观看。

顧四娘　奉陪就是。

王五姐　如此請！

顧四娘　請！

王五姐　（唱西皮搖板）

遙望着小樓前垂楊似綫，

〔王五姐、顧四娘上楼介〕

王五姐　（接唱）

又只見大街上鼓乐喧天。

〔場上过会，众百姓随上，看会介，过場同下〕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唱）来到了这东村大街走遍，

但不知我姐丈可在家园？

眼看那东南方路程不远，

〔圓場，抬头見王五姐，愣介，王五姐惊看介，顧四娘拉王五姐下〕

謝招郎　（唱）看見了那女子亞似天仙。

且住，看樓上那个女子，十分美貌，总算我不負此行，見了姐丈再作道理。（圓場）来此已是第三門，待我冒叫一声。楊四郎在家么？

〔楊四郎上〕

楊四郎　將近黄昏后，何人叩柴扉。（开門出視介）

原来賢弟到了，快快进来！

謝招郎　遵命。

楊四郎　賢弟請坐！

謝招郎　謝坐。

楊四郎　岳母可好？

謝招郎　高堂康健，問候姐丈金安。

楊四郎　多謝岳母动問。天色已晚，且在此住下。但是店中窄小，吵鬧不安，明日与賢弟找一淸靜地方，寬住几日再行回去。

謝招郎　有劳姐丈費心。

楊四郎· 賢弟請!

謝招郎　請!

〔同下〕

第　五　場

〔王大娘上〕

王大娘　比似娘憐女，分明嫂傍姑。

我、王吳氏。只因丈夫出外貿易，只有小姑一人，彼此陪伴。昨日接来顧四娘来看庙会，今早已然回去，不免將我妹妹叫出来一同做点兒活吧。妹妹快来!

〔王五姐上〕

王五姐　新添离别意，情減为紅顏。

嫂嫂喚我何事?

王大娘　昨天做的活还沒完，我們把它做完了好不好?

王五姐　待我取来。(取針綫介)

〔王五姐、王大娘分做針綫介〕

王大娘　(唱西皮原板)

閑無事坐堂中拈針理綫，

王五姐　也不过消煩悶且遣流年。

王大娘　我兒夫去經商久不回轉，

王五姐　我这里与嫂嫂共坐堂前。

〔楊四郎、謝招郎上〕

楊四郎　难將小店留佳客，

謝招郎　多蒙高亲太厚情。

楊四郎　賢弟，昨晚受屈，今日同到前面，找一清靜房屋暫住几日。

謝招郎　多謝姐丈。前面有一座南楼，倒也清靜，姐丈何不問他一声？

楊四郎　如此甚好。你我一同前去。

謝招郎　（指介）就是这一家。

楊四郎　（扣門介）里面有人么？

王大娘　有人叫門，看看去。是誰呀？

謝招郎　（喜介）正是女子声音。

楊四郎　請开門，有話言講。

〔王大娘开門介〕

王大娘　这位客官，有什么事啊？

謝招郎　（背供）怎么不是啊？

楊四郎　在下楊四郎，离此不远，是做小买卖的。

王大娘　原来是楊掌櫃的。您有什么事啊？

楊四郎　这謝招郎是我的內弟，远来相訪，因店中窄小难以居住，意欲暫借尊府小住几日，房金多少，照例奉上。

王大娘　唔，原来是借房子住。我們当家的不在家，就是姑嫂二人，多有不便。您到别处去找吧。

〔王五姐出門，見謝招郎惊喜介〕

王五姐　（背供）原来是那个書生！

楊四郎　我內弟尚在年幼，小住几日便要回去，大嫂行个方便吧。

〔謝招郎見王五姐惊介〕

謝招郎　原来在此，待我自己向前。大嫂有礼！

王大娘　相公有礼！

謝招郎　小生来到此地不过暫住数日，别处也無有相当的地方，还求大嫂行个方便吧。

王大娘　不是啊，我們家連个男人都沒有，您住在这兒哪成啊？

謝招郎　方便方便吧。

楊四郎　（惱介）休得在此麻煩，到別处去問吧。

〔謝招郎做不肯介〕

王五姐　嫂嫂請进，我有話講。

〔王大娘、王五姐进門介〕

王大娘　（問介）有什么話呀？

王五姐　我看那人，小小年紀是个斯文的样子，我們这座南樓也是無人居住，就借与他暫住数日，倒也無妨，嫂嫂，你答应了吧。

王大娘　咳！我不叫他住是怕你不方便，我怕什么呀？旣然你願意，我跟他說去。（出門介）謝相公，您請进来吧，住下可是沒关系，就是我們家只有姑嫂二人，恐怕有不周到的地方，您可多原諒。

謝招郎　大嫂說哪里話来，多蒙厚情，应允借住，感恩非淺，大嫂不要客气才好。

王大娘　不客气，不客气。

楊四郎　如此，待卑人回去叫人把鋪盖送来，賢弟在此寬住数日，房金一同送来。

謝招郎　姐丈費心。

楊四郎　我要去了。（下）

王大娘　相公請坐！

謝招郎　謝坐。这位大姐是大嫂何人？小生見禮。

王大娘　是我妹妹。

謝招郎　唔！小生有禮！

王五姐　还礼！（看介，逃下）

王大娘　相公，上楼去吧。

謝招郎　大嫂先行。

王大娘　随我来！

〔王大娘、謝招郎上楼介〕

王大娘　相公，这是床，那是書桌。地方太窄，你可受点屈。

謝招郎　大娘这样客气，小生实在不安。

王大娘　說了半日还沒喝点水。姑娘，倒点茶来。

〔王五姐托茶盤上，倒茶介〕

王五姐　相公請用茶！

謝招郎　有劳大姐。

王大娘　姑娘，把地方收拾收拾，我去做飯与相公吃吧。（向謝介）您用什么只管說，別客气。姑娘，把这兒收拾干淨，可別叫人挑眼。

王五姐　知道了。

謝招郎　大嫂請便吧。

〔王大娘下〕

謝招郎　小生到此借居，多蒙大姐周全，十分感謝。

王五姐　（低头介）太客气。

謝招郎　令兄不在家中么？

王五姐　往河南貿易去了。

謝招郎　請問大姐青春多少？

王五姐　今年一十六岁。

謝招郎　大姐一十六岁，比小生还小一岁。

〔王五姐不答介〕

王五姐　相公請休息吧。

謝招郎　大姐請便吧。

〔王五姐下楼介，回望介，下〕

謝招郎　想不到天从人願，在美人家中居住。正是：世上豈無人知己，一生难得美人憐。（笑下）

第六場

〔王五姐上〕

王五姐　流鶯苦要催春去，喜鵲因何报信来？

我、王五姐。自从謝郎借住以来，攀談叙話，彼此留神，看他少年英俊，性格温柔，不知不覺便十分爱慕于他。想我父母双亡，哥哥时常在外，嫂嫂是女流之輩，怎能替我留心；若不自已作主，婚姻大事豈不耽誤了？看那謝郎十分留意于我，說話之間含情不尽，我若与他成为婚配，也算美滿姻緣，但是無人与他去說，我一个女兒家怎好自己开口，这不是一件大大的难事嗎？（想介）有了，不免將此事与嫂嫂說知，叫她与我做主就是了。哎呀不好，嫂嫂也是年青之人，說媒之事也是不便，倘若对她一說，豈不耻笑与我，还是不說的好。咳！想我生在寒門，村乡之中也無有讀書之子，难得謝郎到来，二人情投意合，若是失去机会，恐怕这婚姻大事，豈不被自己耽誤了？还是自己去說吧。（欲行又止介）羞人答答的，怎好开口，不去了。（想介）哎呀，青春易老，知己难寻，錯过机会，悔之晚矣。待我大胆前去便了！（上楼介）

（唱四平調）

女兒家婚姻事羞人答答，

难得是俊才郎来到我家。

倘若是把姻緣輕然放下，

又恐怕負青春誤我年华。

（門前听介）听他講些什么？

〔謝招郎上〕

謝招郎　今日累了相思債，一寸愁腸一寸灰。

我、謝招郎。自从借住南楼，与那王五姐朝夕相見，說話之間，彼此相爱。但是我的心事一时不好說出，这便怎么处？

王五姐　哎呀，他自言自語，不曾睡下，待我叩門。开門来！

謝招郎　是哪个？

〔王五姐不应介〕

謝招郎　想是大姐前来送茶，待我开門。（开門介）啊大姐，还不曾睡么？

王五姐　不曾睡。相公要吃茶么？

謝招郎　小生不渴，不劳大姐費心。大姐既然到此，坐下細談如何？

王五姐　相公請坐！

謝招郎　大姐請坐！大姐，小生到此数日，多蒙大姐照看，感激不尽。

王五姐　相公在此，多有慢待，望求恕罪。

謝招郎　小生在此，十分安乐，但是不久就要回去了。

王五姐　多住几日何妨？

謝招郎　本当多住几日，怎奈家中老母無人侍奉。

王五姐　相公家中还有何人？

謝招郎　只有老母在堂，还未曾娶妻。

〔王五姐望謝招郎介，低头介〕

謝招郎　我看大姐也是寂寞得很呀？

王五姐　家中只有嫂嫂一人陪伴。

謝招郎　可惜小生福薄，不能陪伴大姐。

王五姐　此話怎講？

謝招郎　小生不久就要回去，只是我舍不得大姐。

王五姐　相公就要回去嗎？

謝招郎　家中老母挂心，不能在此久留。

〔王五姐欲言又止介〕

謝招郎　小生有許多言語，說不出来。

王五姐　但講何妨？

謝招郎　說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王五姐　此地并無外人，相公請講何妨？

謝招郎　小生这平生心願，遇見知心的人兒方能与他說出。

王五姐　那知心人兒今在何处？

謝招郎　知心的人兒么？

王五姐　在哪里？

謝招郎　近在眼前。只是羞口難开，还是說不出来的。

〔王五姐低头笑介〕

王五姐　如此，我替你害羞，你与我說出来吧。

謝招郎　大姐，你就是我的知心人了。

王五姐　只怕未必？

謝招郎　只要大姐允許，我便是大姐的——

王五姐　什么？

謝招郎　知心人哪。

王五姐　知心人便怎么样？

謝招郎　大姐若是答应了，便当想个法兒，永久住在一处。

王五姐　这是無法可想的。

謝招郎　大姐呀！

（唱西皮散板）

多蒙你見面时深情惜愛，

可算得慧心人青眼憐才。

我这里在灯前將身下拜，（跪介）

願將此百年身長侍妝台。

王五姐　相公請起！

謝招郎　大姐若不答应，我是不起来了。

王五姐　呀！

（唱）只見那少年郎低头下拜，

想必是美姻緣早已安排。

我与他表深情盟山誓海，（跪介）

但願得百年人兩意和諧。

〔王五姐、謝招郎同起介〕

王五姐　相公，我二人既然訂婚，相公回去稟知堂上，祇請冰人，前来說亲才是。

謝招郎　大姐之言甚是。但是母亲家法甚严，回去之后，見机而行便了。

王五姐　奴的終身既已許配君子，断無后悔之理。相公若不勉力而行，誤了奴家終身事小，恐怕性命也断送你手啊！（哭介）

謝招郎　大姐不必伤心。小生若是負了大姐，叫我死無葬身之地。

王五姐　相公言重了。我在此甚久，恐怕嫂嫂知道，我要下楼去了。

〔謝招郎扯王五姐衣袖介〕

謝招郎　大姐，天已不早，就在此处安歇了吧。

王五姐　（甩袖介）这是万万使不得。我与你私下訂婚，已是从

权之事；若作那苟且之事，有何顏面立于人世？相公自己尊重才是。

謝招郎　多蒙大教，小生十分慚愧。

王五姐　相公早早安歇，我要回房去了。

謝招郎　大姐小心走。

〔王五姐执灯下楼，謝招郎立楼口望介，王五姐回头笑下〕

謝招郎　想不到今晚会面，婚姻成就，只是今宵孤零难过。正是：汉水有緣逢解珮，画屏無睡待牵牛。（下）

第　七　場

〔楊四郎上〕

楊四郎　商人重利輕别离，常展孤衾独自眠。卑人、楊子虛。常在他乡，为圖生計。昨日多方設法，借来紋銀数兩，要求謝賢弟帶回家去。謝招郎到此已經数日，也該回轉家門。不免寻找于他，打發他回去便了。（圓場）到此已是，待我叩門。开門来！

〔王大娘上〕

王大娘　門前听叫声，不知是何人。（开門介）楊掌櫃来啦！

楊四郎　舍亲在尊府叨扰数日，特来拜謝。

王大娘　豈敢！令亲在此，十分慢待，望乞恕罪。

楊四郎　豈敢。舍亲也該回轉家去，房飯金在此，請求收下。

王大娘　住几天算什么，房飯金不敢要。

楊四郎　哪有不收之理，大嫂請收下。

王大娘　那么，我就謝謝您吧。

楊四郎　舍亲可曾起来？

王大娘　我也不知道起来無有。

楊四郎　待我喚他。賢弟，愚兄来了。

〔謝招郎揉眼模糊上〕

謝招郎　姐丈，为何来得甚早？

楊四郎　今日天气很好，我已备下銀子，賢弟帶回，交与你姐姐使用。

〔王五姐暗上，向謝招郎搖手介〕

謝招郎　小弟身上有些不爽，改日再回去吧。

楊四郎　賢弟从不出門，岳母甚是盼望。今日还是回去好。

〔謝招郎看王五姐，王五姐搖手介〕

謝招郎　小弟实在有些不爽，再过兩日，病好之后，回去就是了。

楊四郎　非是愚兄逼你，在这里留恋什么？（怒介）

謝招郎　小弟也曾說过，实是身体不爽。我留恋什么？旣是如此，即刻就走也就是了。

楊四郎　这便才是。

謝招郎　啊大嫂，小生在尊府叨扰多日，十分不安。小生告辞了！

〔謝招郎向王五姐揖介〕

謝招郎　大姐保重！

王五姐　相公保重！（掩泪下）

楊四郎　賢弟，走吧！

〔謝招郎望王五姐介〕

王大娘　相公有工夫再来，不要生疏才好。

謝招郎　多謝大娘。

〔楊四郎、謝招郎出門介〕

王大娘　恕不远送。（关門下）

楊四郎　賢弟請上路，愚兄不远送了。

謝招郎　姐丈請便！

〔楊四郎欲下介〕

謝招郎　姐丈轉来！

楊四郎　有何話講？

謝招郎　前日替小弟說亲之事，不劳費心，小弟自己做主就是了。

楊四郎　知道了。

謝招郎　好难过也！

（唱）才与那知心人盟山誓海，

霎时間成离别兩下分开。

从今后苦思想愁悶难解，

只落得晝夜里遥望妝台。（下）

第　八　場

〔謝安人、謝氏、秋桂上〕

謝安人　（唱二黄原板）

嘆中年遭不幸夫君早丧，

撇下了双兒女苦度时光。

虽然是小嬌兒年华已長，

但不知何日里才把名揚。

老身、吳氏。所配謝門。夫君不幸亡故，留下一子，名喚招郎。今年一十七岁，倒也聰明伶俐。前日去到东村，已經数日，还未回来，叫老身放心不下。

謝　氏　母亲不要挂心，一定是他姐丈留他寬住数日；不久就要回来的。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回轉家門內，高堂問安康。

参見母亲，孩兒拜揖！

謝安人　兒啊，回来了？

謝招郎　回来了。

謝　氏　兄弟請坐！

謝招郎　有坐。我姐丈問候母亲安康，有紋銀五兩，姐姐收下。

謝　氏　兄弟受累了。

謝安人　兒一路劳乏，暫且回房安歇去吧。明日須要用心攻讀，力求上进才好。

謝招郎　孩兒遵命。

謝安人　少年努力攻書卷，好接書香慰母心。

謝招郎　送母亲！

〔謝安人、謝氏、秋桂下〕

謝招郎　哎呀，我与王五姐訂婚之事，原要与母亲說知，但是母亲十分严厉，不敢开口，如何是好？恐怕將王五姐終身耽誤了！

（唱二黃搖板）

在灯前与五姐盟山誓海，

我倆人婚姻事挂在心怀。

怕的是不随心累她空待，

倒叫我少年人負了裙釵。（下）

第　九　場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唱二黃搖板）

陪伴了小姑娘孤灯对影，

她每日心煩悶所为何情？

我、王吳氏。这几天，我們小姑茶也不思飯也不想，不知道可是怎么啦？不兔前去看看她，問她吃点什么。正是：少年嬌女多心事，多病多愁实可憐。(下)

第十場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唱二黃搖板）

招郎別后無音信，

好叫奴家挂在心。

自从謝郎別后，并無音信，不知他堂上可能应允？若是他母亲家法森严，婚姻之事不能成就，我的性命就保不住了。思想起来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黃慢板）

对鏡自看惊瘦減，

万恨千愁上眉尖。

盟山誓海恐有变，

紅顏薄命只怨天。

每盼音信如断綫，

蘭閨自坐日如年。

才郎若是心腸变，

孤身弱女有誰憐？（心痛介）

哎呀！哎呀！（伏桌介）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可憐紅粉女，終日为傷春。

妹妹，你怎么样啦？哎呀，你怎么啦？

王五姐 我心疼得很。

王大娘 姑娘，你怎么会心疼起来啦？

王五姐　小妹也不知道怎么就心疼起来了。

王大娘　姑娘，你心里要放寬些，不要終日愁悶害起病来，年青青的人，得高兴点。这几天你老是愁眉不展，这心疼病就来啦，我給你請个大夫，吃点药就好啦。

王五姐　小妹这病，不是医药可以治好的。

王大娘　不吃药哪兒成啊！唔姑娘，你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吧，能不能跟嫂子說說說？

王五姐　妹妹的心事，縱然对嫂嫂說明，也是無法可想的。

王大娘　你只管跟嫂子說知，总能替你想个法子。你哥哥不在家，嫂子全能做主。你要不說，可怎么給你想法子啊？

王五姐　嫂嫂呀！

（唱二黃搖板）

　　都只为知心人难得見面，

　　女兒家心中事怎对人言？

　　因此上得此病腸痛如斷，

　　只恐怕薄命女不久人間。

王大娘　姑娘，你說知心人难得見面，到底这知心人是誰呀？（想介）唔，我真糊塗，前些日子，有个謝招郎借住我家，姑娘与他情投意合，想必这知心人就是他吧？姑娘，是不是啊？

王五姐　唉！

王大娘　姑娘既然想的就是他，待我去找个会写字的人来，給他写封信，叫他来一趟，这也算不了什么。何必急出病来哪？

王五姐　只怕他不能前来！

王大娘　信到了，他絕不能不来。

王五姐　但凴嫂嫂。

王大娘　我先攙你到床上歇歇，再找張伯伯来写信就是啦。

〔王大娘攙王五姐下〕

第十一場

〔張道士上〕

張道士　（念）手拿法器穿道袍，

有何道法会降妖？

騙得銅錢三兩串，

好与夫人吃燒刀。

下官、东村道紀司正堂張骨碌是也。怎么叫張骨碌呢？只因西村大戶人家出了妖怪，請我前去捉妖。我正在画符念咒，誰想怪風一陣，吓得我骨軟筋麻，一骨碌就滚到楼下去啦。合村人等送了我个外号叫張骨碌。多蒙地保老爷修了一本，奏明聖上，封我为东村道紀司正堂。这且不言。下官为官清正，万民爱戴，有酒有肉常来孝敬于我。昨日，李四媽媽改嫁王八官人，拿来不少酒肉，不免把夫人叫了出来，暢飲一回。下官有請夫人！

〔張媽媽上〕

張媽媽　汉子不成材料，每日只知喊叫。

骨碌，你叫喊什么？

張道士　下官的官印，是你这妇道人家叫的嗎？

張媽媽　你眞不害臊，什么下官！下官！

張道士　別管怎么着，咱們先喝会子，將酒擺下！

〔張媽媽摆酒介，二人同坐飲介〕

張道士　（唱）举起了金鍾酒心中好暢，
　　　　好一似金殿上同飲琼漿。
　　　　你是个美佳人多嬌模样，
　　　　陪伴我少年的美貌才郎。

張媽媽　快吃吧，別瞎扯淡啦！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只为姑娘病，来請写書人。
　　　　張伯伯在家么？

〔張道士、張媽媽同开門介〕

張道士
張媽媽　原来是王大娘，快坐下吧！

王大娘　謝坐。

張道士　王大娘今日怎么想起上我們这里来啦，有什么事啊？

王大娘　您知道我那个小姑吧？她病啦！

張道士　八成是叫妖怪迷住啦。

王大娘　咳，不是。因为有句要紧話，要写一封信，寄与一个熟人，特来請您替我們写写信。您去一趟吧。

張道士　不是捉妖，我可不是輕易請得动的。

王大娘　得啦，都不是外人，您就受累吧。

張道士　那可不成。

張媽媽　怎么着！你不去？王大娘老远的来啦，找你写几个字兒，你拿起乔来啦。你去不去？（扭耳介）

張道士　夫人，您別生气，我去就得啦。

張媽媽　王大娘，您先回去，我叫他这就去就是啦。

王大娘　我謝謝您，我先走啦！（下）

張媽媽　你还不快点去！

張道士　夫人有令，下官不敢不遵。吩咐三班衙役，打道王府去者！

張媽媽　这份兒骨头！

〔分下〕

第十二場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少年难自主，訂下苦姻緣。

我、謝招郎。自从与王五姐訂婚之后，回轉家来，三番五次想与我母亲說知，只因家法森严，不敢开口。看看兩月有余，那五姐一定埋怨于我。这内中情由，五姐也不知道，这段姻緣，恐怕难成了！

（唱二黃搖板）

都只为与佳人想成美眷，

怎奈我家法紧不敢开言。

只落得苦思想难以見面，

但只怕变作了苦惱姻緣！

〔秋桂上〕

秋　桂　聰明子弟多心事，月里嫦娥爱少年。

我、秋桂。只因大相公独居樓上，每日唉声嘆气，一定有什么心事。噢，是啦，他年紀也長大啦，我也不小啦，八成是想我吧？有啦，我找他开开心去。

（上樓介）大相公，我来啦！

謝招郎　你来作什么？

秋　桂　您这些日子，这么唉声嘆气的，想必有什么心事吧？

谢招郎　我縱有心事！你这丫头哪里会知道？

秋　桂　我猜一猜吧。

谢招郎　不要在此打攪！

秋　桂　相公年紀也不小啦。

谢招郎　与你什么相干！

秋　桂　真干哪！我想，您是孤枕独眠，想必是缺少一个作伴的吧？

谢招郎　休得麻煩，快与我下楼去吧！

秋　桂　您看，我長的也不錯，我陪着您，不是天生一对么？

谢招郎　賤人胡鬧得很，快与我滚了下去！

秋　桂　送上門的买卖——不値錢。不認可也沒关系，干嘛着急呀！

谢招郎　討厭得很！

〔秋桂下楼介〕

谢招郎　哎呀大姐，你一定是埋怨于我了。大姐呀！（哭介）

〔秋桂复返介〕

秋　桂　大相公，我剛走怎么又叫上啦？

谢招郎　你怎么又回来了？

秋　桂　您大姐大姐的，不是叫我么？

谢招郎　真真的不要臉。快与我滚了下去！（推介）

〔秋桂跌介，急下楼介，谢招郎閉門介，下〕

秋　桂　給我推下来啦。好啊！有日犯在我手，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下）

第 十 三 場

〔王大娘扶王五姐上〕

王五姐　（唱二黃搖板）

这几日病容顏十分消瘦，
恨只恨負心郎不曾回头。
累得我薄命人一心等候，
終日里痛伤心兩泪交流。

喂呀！（哭介）

王大娘　姑娘，别哭啦！不是請了張伯伯来給他写封信嗎，叫他快点来就是啦！

王五姐　只怕这信是無有用的。

王大娘　别胡思乱想啦，好好的养病吧。

王五姐　嫂嫂，我願意到南楼居住，也好在那里养病。

王大娘　你病得这样兒，还是住在楼下方便啊。

王五姐　不妨，那南楼清靜得很，正好养病。倘若是要死的时候，我的孤魂也离不开南楼啊！（哭介）

王大娘　姑娘，别伤心啦！我攙你上楼就是啦。

（王大娘攙王五姐上楼介，王五姐坐帳内喘介）

王大娘　姑娘，在床上歇歇吧。（放帳介）

（張道士上）

張道士　奉了夫人命，来作写書人。
王大娘，我来啦！

王大娘　張伯伯来啦，請楼上坐吧！

張道士　請。（上楼介）哎呀！这楼上有个催命鬼。（画符介）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王大娘　張伯伯，您这是作什么呢？

張道士　捉妖。

王大娘　我是請您写信来啦。

張道士　我全弄錯啦。

王大娘　您坐下吧！

張道士　坐着。王大娘，写什么信啊？

王大娘　您等等，我拿笔砚去。

〔王大娘下楼取笔砚上〕

張道士　怎么写啊？

王大娘　待我問問去。（向帳内介）姑娘，張伯伯来啦，信上都写什么話啊？

王五姐　只問他在灯前發誓，說过什么話来？

王大娘　只問他在灯前發誓，說过什么話来。

張道士　沒头沒腦，这怎么写呀？

王大娘　您就这么写不就得啦嗎！

張道士　唉，只問你灯前發誓，說过什么話来？还怎么着？

王大娘　我再去問。

張道士　快点！

王大娘　姑娘，还写什么？

王五姐　为何兩月有余，杳無音信？

王大娘　姑娘还有什么？

王五姐　他若不来，今生不能見面了。

王大娘　張伯伯写上：他若不来，今生不能見面了。

張道士　这句改改吧，你若不来，好似石沉大海，若要見面請到泉台。还有什么？

王大娘　你等我問問啊。

張道士　眞麻煩，快点！

王大娘　姑娘，还有別的話么？

王五姐　無有了。

〔王五姐暗下〕

〔張道士作睡介，王大娘搖介〕

王大娘　張伯伯，張伯伯！

張道士　哎呀，催命鬼又来啦，还不与我退下！
王大娘　您别吓人啦！
張道士　还有話沒有啦？
王大娘　沒啦。
張道士　那我回去歇会兒去啦。（起介）
王大娘　張伯伯，您别走，这封信給誰呀？
張道士　我知道給誰呀？
王大娘　您得写信皮啊！
〔張道士又坐介〕
張道士　信皮怎么写？
〔王大娘念，張道士写介〕
王大娘　西村謝招郎开拆。东村南楼上人寄。
張道士　这封信我明白啦。你們当家的沒在家，你有了情人了吧？
王大娘　别胡說八道，这是我妹妹的信。
張道士　該打！該打！
王大娘　劳您駕。
張道士　不客气，回見！（下楼介）
王大娘　張伯伯，你回来。
張道士　干什么？
王大娘　你上来有事。
張道士　你下来吧！
王大娘　上来吧！
張道士　（上楼介）咳！什么事啊？
王大娘　这封信誰給送去啊？
張道士　誰爱去誰去！
王大娘　哪有人哪，就煩張伯伯找个人給送去得啦。

張道士　我哪兒找人去啊？

王大娘　得啦，您行好吧。

張道士　这么办吧，你請我二斤酒，我給你送去。

王大娘　那好办，准請您，受累吧。

張道士　好，我去我去。

〔張道士下場出門介〕

王大娘　不送您啦。（关門介）

〔張道士复返介〕

張道士　王大娘，开門开門！

〔王大娘开門介〕

王大娘　什么事？

張道士　別忘啦，二斤酒。

王大娘　是，忘不了。

〔張道士下〕

王大娘　正是：還將愁恨意，寄与負心人。（下）

第十四場

〔謝安人、秋桂上〕

謝安人　嬌兒不去攻書卷，倒叫老身挂心怀。

自从那日招郎自东村回来之后，每日愁眉不展，不知为了何事？不免喚他出来，問个明白。秋桂，請你家大相公来！

秋　桂　我不去。

謝安人　为何不去？

秋　桂　昨天我給他送茶，他竟調戏我。

謝安人　哪有此事，快去！

〔秋桂向內傳請介〕

秋　桂　大相公，老安人喚你哪！

〔謝招郎上〕

謝招郎　忽听母亲喚，不知为何情？

參見母亲！

謝安人　坐下。我看你这兩月余来，愁眉不展，为了何事？

謝招郎　这……連孩兒也不知道。

秋　桂　我倒知道。昨天晚上，大相公一个人自言自語，直叫大姐大姐，我問他叫誰哪？他說叫秋桂，老安人您想，半夜三更叫秋桂做什么呀？

〔謝安人怒介〕

謝安人　奴才，还不与我說实話！

謝招郎　母亲不要听她滿口胡言，孩兒不曾說些什么。

謝安人　你这奴才不長进得很呀！

〔張道士上〕

張道士　来到西村上，权做送信人。

門上有人么？

秋　桂　做什么的？

張道士　这里有个謝招郎么？

秋　桂　有哇，問他做甚？

張道士　这有封信交給他，我走啦。(下)

秋　桂　大相公，有一件好东西你看看。

謝招郎　拿来我看。(念介)西村謝招郎开拆，东村南楼上人寄。哎呀！(急藏信介)

謝安人　何人的書信？

謝招郎　是一个学里朋友約会作文章的。

謝安人　你还有什么作文章的朋友，拿来我看。

〔謝招郎急介〕

謝安人　快些拿来！

〔謝招郎無奈呈信介〕

謝安人　东村南楼上人寄。这是哪一个？（看介）啊，这是一封情書啊！小奴才，你小小年紀，做出这样不法之事，还不与我跪下！（謝招郎跪介）自从你父去世之后，为娘將兒养到今年一十七岁，竟敢如此大胆，在外做出这样丑事，有何面目見你那去世先人！秋桂，看家法伺候！

〔秋桂取杖遞介，謝招郎哭跪介〕

謝安人　（唱）小奴才学下流已成絕望，

　　打死了倒干淨免累为娘。（打介）

〔謝氏上，跪求介〕

謝　氏　母亲息怒，保重身体要紧，您先歇歇兒，我慢慢兒問他就是啦。

謝安人　还有什么問的，將他送到楼上，將門鎖好，永不叫他出来。气死我也！（下）

謝　氏　兄弟，你快起来。（攙介）

〔謝招郎起介、哭介〕

謝　氏　你年青青的不应該做这个事，快將这个念头断絕才是。

謝招郎　姐姐休要这样言講，我与那人盟山誓海，断难中变；若要断絕了她，除非一死，这不孝無后之罪也就顧不得了哇！（哭介）

謝　氏　兄弟不要如此，母亲教訓是不可不遵的。

謝安人　（內）秋桂，將楼門鎖上，將鑰匙拿来！

秋　桂　是。大相公，听見了沒有？

謝　氏　兄弟，我送你到楼上去。你好好用功，改过自新，就放出来啦。

秋　桂　快走吧！跟我有点好，也給你講个情。到啦，你进去吧！

〔秋桂推謝招郎进門介，鎖門，下楼介〕

秋　桂　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謝氏、秋桂下〕

謝招郎　好生难过也！

（唱二黃搖板）

都只为老娘亲家法严正，

逼得我变做了負心之人。

害得那美佳人真乃薄命，

难道是任憑她送了殘生。

〔秋桂提灯送飯上〕

秋　桂　报应报应，天道分明。

前日，大相公將我推下楼来，如今，老安人命我看管他，竟成了我的囚犯。大姑娘叫我給他送飯去，待我叫他一声。大相公！

謝招郎　賤人何事？

秋　桂　大姑娘叫我給您送飯来啦，吃不吃？

謝招郎　我还不餓，拿回去吧。

秋　桂　爱吃不吃，灯还要不要？

謝招郎　从窗口遞进来。

〔秋桂遞灯介〕

秋　桂　今晚再想我都不成啦！（下）

謝招郎　哎呀且住！那王五姐病在旦夕，等我一見，如今鎖在屋內，不能出去，这！这！这！有了，看窗外便

是前街，不免將帶子接連起来，縋下樓去，連夜去往东村，見那王五姐一面．就是母亲知道，將我打个半死，也是甘心．待我下去便了！（取帶系窗欞縋下樓介）

〔二更介〕

謝招郎　天已二鼓，赶路要紧！

（唱）急忙忙往东村快步前进，

見了那王五姐細說衷情。（下）

第十五場

〔王五姐臥帳內，王大娘上〕

王大娘　（唱二黃搖板）

这几日小姑娘病体沉重，

只恐怕如花貌付与狂風。

我妹妹这病很重，張伯伯写的信也不知是送到了沒有？他真要是不来，我妹妹非为他送了命不可，我去看看她吧。（上樓介，揭帳問介）妹妹，妹妹，你好点了吧？

王五姐　嫂嫂，你来了，將我扶起来。

王大娘　还是躺着好。

王五姐　有話与嫂嫂言講。

王大娘　你可慢着点。

〔王大娘扶王五姐坐介，王五姐喘介〕

王五姐　嫂嫂，想我病体如此沉重，性命就在旦夕，只是我哥哥远在他乡，不能見面，將来哥哥回来，不知怎样伤心，嫂嫂要好好劝他才是。

王大娘　姑娘，別說这个話，好好养病要紧，謝招郎也快来

啦，你們一見面就好啦

王五姐　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謝郎縱然前来也無济于事了。

王大娘　你就想开点吧。

王五姐　嫂嫂呀！

（唱反二黄原板）

为痴情害得我柔腸百轉，
因此上終日里病体纏綿。
我与那謝招郎灯前盟願，
又誰知不从心拆散良緣。
到如今薄命人死期不远，
眼睜睜紅粉女要入黃泉。
可嘆我亲兄長不能得見，
只落得泉台上去度流年。

〔王大娘哭介〕

王大娘　姑娘，別說啦，歇歇吧。（扶王五姐臥介）

〔謝招郎急上，碰門，昏倒介〕

王大娘　什么扑通一声？我去看看。（下樓介，問介）誰呀？（开門看介）哎呀，怎么这兒躺着一个人，我拿灯看看。（拿灯照介）哎呀，这不是謝招郎嗎，怎么躺在这兒啦？謝相公醒来！

〔謝招郎醒介，看介〕

謝招郎　你可是王大嫂？

王大娘　是我。你这是怎么啦？

謝招郎　大嫂有所不知，只因接到大姐的書信，知道她病体沉重，連夜赶来，匆忙間撞在門上，竟自昏倒，故

而躺在地下。啊大嫂，五姐的病怎么样了？

王大娘　(背供)还算有点良心，連夜赶来。(向謝)我們姑娘恐怕不中用啦，你害得她好苦哇！

謝招郎　她現在哪里？

王大娘　現在南楼。

謝招郎　(急介)大嫂領我前去。

王大娘　随我来！

〔王大娘、謝招郎同上楼介〕

王大娘　姑娘，謝相公来啦！

〔王五姐不应介〕

王大娘　姑娘，那謝招郎来啦！

王五姐　不要哄我，他不会来的。

謝招郎　大姐，小生在此。

〔王五姐看介，泣不成声，昏絕介〕

王大娘　姑娘醒来！

〔王五姐醒介〕

王五姐　他当眞来了么？

王大娘　你面前站的不是相公么？

王五姐　嫂嫂叫他进前一步。

〔王大娘招謝招郎进前介〕

謝招郎　小生特来看望大姐。

王五姐　唉！

王大娘　你們談談心，我給你們到点水去，一会兒就来。(下)

王五姐　嫂嫂下楼去了？

謝招郎　正是。

王五姐　謝郎，把我扶了起来，我有話講。

〔謝招郎扶王五姐坐介〕

王五姐　坐下講話！

謝招郎　是。（坐介）

王五姐　你、你、你把我害到这步田地，你的良心何在啊？

謝招郎　非是小生負心，只因家母十分严厉，不敢向她开口，耽誤大姐，小生之罪了。

王五姐　为何音信全無，是何道理？

謝招郎　小生欲等机会与母亲說知，誰知終是無有机会，迟至今日。

王五姐　今晚你是怎样前来？

謝招郎　大姐有書信到来，被我母亲看見，重打一頓，禁于楼上。（解衣介）大姐，你来看这身上的伤痕就明白了。

〔王五姐看介〕

王五姐　噢，你为我挨了一頓打么？如此說来，你为我受了苦了！

謝招郎　挨打还不算苦，母亲將我鎖在楼上，不許出門一步，要与大姐断絕往来，这才算苦呢。

王五姐　你既鎖在楼上，怎么出来的？

謝招郎　是我万分着急，無法可想，用帶子接連起来，从楼窗縋下，連夜前来，才能与大姐相見一面呀。

王五姐　郎君如此眞情，是奴錯怪于你。既是婚姻不能自主，我的病已然到了这步田地，也不顧垂死之身侍奉郎君，今晚相会便是永訣，郎君前程万里，自己保重就是了。

謝招郎　小生与大姐虽然未成夫妻之礼，但是盟山誓海，天地日月共鑒此心，既不能同床共枕，死了之后也要埋在一处；大姐若是不能得生，小生也要跟随大姐到

那黄泉之下，作一对永久夫妻。

王五姐　郎君不要如此。奴生来命薄，不能享夫唱妇随之福，郎君不要为我，自己輕生，你这一点誠心，奴死在九泉也是感激你的了。

謝招郎　小生福薄，不能消受大姐，只有一点誠心付与大姐，表明不是負心之人就是了。

〔王五姐、謝招郎同哭介，王五姐气阻介，謝招郎急介〕

謝招郎　大姐！大姐！

〔王五姐举目看謝招郎介，死介〕

謝招郎　大姐！大姐！哎呀！（碰死介）

〔王大娘上〕

王大娘　謝招郎来了半天，我們姑娘許好点啦，看看去吧。（上楼惊視，哭介）姑娘！姑娘！你怎么会死啦！（哭介，看謝招郎介）怎么，他也死啦！这可怎么好哇？

〔張道士、張媽媽上〕

張媽媽　不知王五姐病好了沒有？

張道士　怎么听見直哭，看看去吧。

〔張道士、張媽媽同上楼介，惊介〕

張道士
張媽媽　王大娘，这是怎么啦？

王大娘　您来得正好。我妹妹已經死啦，謝招郎也碰死在这兒，这可怎么好啊？

張道士　好一对痴情男女，死的可憐。依我之見把他二人埋在一处，作一个大土墳，叫作"鴛鴦塚"，也好使世界上的情人知曉。你說好不好？

王大娘　就这么办吧。

張道士　我去办去。夫人走着！（拉張媽媽下）

〔王大娘哭下〕

元 宵 謎

馬連良藏本

提　要

呂昭华原配郭廷章，郭寄呂家攻讀。元宵佳节，郭被友邀出游灯，呂与表妹赵秀英游郭書房，秀英戏穿郭衣扯呂醉臥懷中。呂父归見，誤女不貞，赶廷章出府，并令女自尽。呂舅父赵班侯适轉任广东提督，乃携呂赴任以避之。郭廷章更名章麟閣赴考，授广东学政。赵嫁甥女于章，迎娶日，謎揭破，夫妻团圓。

〔四文堂、四大鎧、赵班侯上〕

赵班侯　(点絳唇)威鎮南陽，才高智广；奋鷹揚，久战沙場，功名麟閣上。

(詩)北剿南征数十春，

胸藏韜略鬼神惊；

文官执笔安天下，

武將提刀定太平。

本鎮、姓赵名超字班侯。官拜南陽鎮总兵之职。今乃升堂理事之期。左右，伺候了！

四文堂　啊！

差　官　(內)金牌下！

一文堂　金牌下。

赵班侯　待我迎接。(迎介)

〔差官上〕

差　官　金牌到来：赵超調任大同；先行見駕，再赴新任。見牌火速啓行。

赵班侯　即刻登程。

〔差官下〕

赵班侯　轉堂！

〔四文堂、四大鎧下〕

〔院子暗上〕

赵班侯　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引)幼承母訓，謹守閨門。

爹爹万福！

赵班侯　少礼，坐下！

赵秀英　告坐。喚女兒出来，有何教訓？

赵班侯　方才金牌到来。为父調任大同；先行进京見駕，然后再赴新任。想你姑父呂剛中，現为礼部尙書，你姑母随任在京，正好前去探望。那大同地面，乃賊寇出沒之所，不比南陽安謐。我想你留在姑母家中，待我平賊之后，再来接你。

赵秀英　女兒遵命。不知几时啓程？

赵班侯　待为父將任內交代，办理清楚，然后擇一黃道吉日，即刻登程。我兒整理行裝要紧。正是：只因眉宇英雄气，

赵秀英　暫别迴腸兒女情。

〔赵班侯、赵秀英、院子分下〕

第　二　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衣冠門第，儒素家風。

郭仲銘　(內)回府！

〔四衙役、院子引郭仲銘上，四衙役、院子下，郭仲銘坐介〕

郭仲銘　罢了！罢了！

郭廷章　爹爹今日下朝，为何这等煩惱？

郭仲銘　只因为父今日触怒天顏，聖上道为父：近来办事，喜怒無常，漸露狂妄之狀，难胜風宪之任；本应予

重典，姑念供职南齐有年，不忍加誅。將为父削职为民了。

郭廷章　虽云聖恩浩蕩，無奈爹爹立朝清正，恐不为小人所容。早早出京，以免后患。

郭仲銘　我兒言之有理。吩咐家丁，整理行裝，即日登程。看衣更換！

郭廷章　（向內）看衣巾前来！

〔四家丁抬衣箱上〕

郭仲銘　（唱）我在朝中慚清正，
　　富貴功名有数春。
　　父子齐把陽关进，
　　从今且去乐園林。

〔同下〕

第　三　場

〔呂剛中、院子上〕

呂剛中　（唱）自古忠良多蹭蹬，
　　从来兒女总关情。

下官、呂剛中。浙江人氏。官居礼部尙書。夫人赵氏，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昭华。年方一十六岁，尙未婚配。只因好友左都御史郭仲銘，他有一子，名喚廷章，少年英俊，是我正想与他結为秦晉之好，不想他冒犯天顏，罢职还乡。为此，帶了家傳金如意，去往長亭。一来餞行，二来提亲。家院，帶路！

院　子　是。

呂剛中　（唱）催馬且把長亭进，

等候好友郭仲銘。

〔郭仲銘、郭廷章、家丁上〕

郭仲銘　（唱）十里長亭下能行，

兄台情义海样深。

呂仁兄，候久了！兒呀，見过呂伯父！

郭廷章　参見伯父！

呂剛中　賢侄免礼。轉入長亭。

郭仲銘　請！

〔众入亭坐介〕

呂剛中　聞得仁兄今日出京，备有水酒，与兄祖餞。

郭仲銘　豈敢！弟乃負罪之臣，不敢久停。告辞了！

呂剛中　聖恩广大，必無他虞。弟还有話叙談，兄何太心忒急？

郭仲銘　兒呀，押着行李，先走一程。

郭廷章　是。

〔郭廷章領家丁下〕

郭仲銘　仁兄有何金石良言，当面賜教。

呂剛中　我看令郎公子，少年英俊，定非池中之物；弟有一女，与公子同庚，願附絲蘿，未知尊意如何？

郭仲銘　聞得令嬡四德俱全，兄既不弃，弟当从命。

呂剛中　既蒙金諾，願求定物。

郭仲銘　这里有白玉双魚，仁兄收下。

呂剛中　弟有祖傳金如意，以作答礼。

郭仲銘　冰清玉潔，富貴有余。

呂剛中　百煉精金，吉祥如意。

郭仲銘
呂剛中　哈哈哈……

郭仲銘　告辞了！

呂剛中　兄台且飲几杯。

郭仲銘　酒能乱性。

呂剛中　醴以合欢。家院，酒来！

（唱）良友去吾道孤我心难忍，

且喜得临分別結下婚姻。

郭仲銘　（唱）了却我平生願喜之不胜，

我与你三兩言定下姻亲。

在長亭辞仁兄足跨金鐙，

出京都到通州換船再行。

請！

呂剛中　請！

〔郭仲銘下〕

呂剛中　（唱）男有室女有家父母心尽，

我与他五百年种下前因。

回府去見夫人合家欢庆，

且待我弃了官共乐园林。

〔呂剛中、院子同下〕

第　四　場

〔呂昭华上〕

呂昭华　（引）春日迟迟，画堂里，習綉針黹。

（詩）画楼深处倚新妝，

花压欄干春晝長。

喜得椿萱多健茂，

承欢色笑侍高堂。

奴家、呂昭华。我父呂剛中，官拜尚書，卿居宗伯。

母亲赵氏。只生我一人，年方一十六岁。今年是母亲五旬整寿之期。为此，做双鞋兒，与母亲上寿。方才到堂前問安已畢，不免針黹一番便了！

（唱）桃花飞雨柳飞棉，
　　艳陽时节困人天。
　　春暉冉冉多依恋，
　　晋祝和諧享大年。

做了多时，有些困人，待我休息片刻。正是：鴛鴦綉罢停針綫，願作鴛鴦不羡仙。（睡介）

〔呂夫人上〕

呂夫人　（唱）夫榮妻貴多有本，
　　有女無兒也慰情。
　　哦，昭华！

〔呂昭华醒介〕

呂昭华　母亲来了，万福！

呂夫人　女兒为何在此困睡？

呂昭华　女兒做些針黹，不覺一时困倦，故而在此瞌睡。

呂夫人　女孩兒家，不可白晝貪眠。

呂昭华　女兒記下就是。

院　子　（內）老爷回府！

呂夫人　兒呀，你爹爹回来了。随为娘同到二堂。

呂昭华　是。

〔圓場〕

〔院子引呂剛中上〕

呂剛中　門下得来快婿，家中报与賢妻。

〔呂剛中、院子进門，呂夫人、呂昭华迎介〕

呂夫人　老爷
呂昭华　爹爹　回来了！

吕剛中　回来了。

〔吕剛中、吕夫人同坐介，院子下〕

吕昭华　爹爹万福！

吕剛中　罢了。

吕夫人　老爷去往長亭，为何許久方回？

吕剛中　这，恭喜夫人，賀喜夫人。我見郭世兄，一表非俗，（觀昭华介）哦，昭华，回房去吧！

吕昭华　遵命。（出門听介）

吕剛中　將昭华許配他了。

〔吕昭华羞下〕

吕剛中　这有定礼白玉双魚，夫人收下。

〔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爷、夫人：舅老爷到。

吕剛中
吕夫人　有請！

院　子　有請。

〔赵班侯、赵秀英上〕

赵班侯　且將弱女隨姑母，

赵秀英　跟定天倫拜長亲。

〔赵班侯、赵秀英进門，吕剛中、吕夫人相迎介〕

赵班侯　啊姐丈、姐姐！

吕剛中
吕夫人　啊舅爷！
弟弟！

赵班侯　兒呀，拜見姑父、姑母！

赵秀英　参見姑父、姑母！（参拜介）

吕剛中
吕夫人　只行常礼。請坐！

赵班侯
赵秀英　謝坐。

〔同坐介〕

赵班侯　为何不見甥女？

呂剛中
呂夫人　現在房中刺綉。如今，她有了人家了。

赵班侯　不知是哪一家？

呂剛中　前任左都御史郭仲銘之子，名喚廷章。

赵班侯　倒也門当戶对。快喚甥女前来相見。

呂剛中
呂夫人　家院，有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呂昭华上〕

呂昭华　三春好景無人見，一生愛好是天然。（进門介）
参見舅父！

赵班侯　甥女少礼。女兒过来，見过你家姐姐。

赵秀英　姐姐万福！

呂昭华　还礼！数年不見妹妹，不覚也亭亭玉立了。

赵秀英　几年不見，不想姐姐有了人家啦。

〔呂昭华羞介〕

呂夫人　你妹子远来，你可同她到后面歇息，好生款待。

呂昭华　遵命。賢妹，随我后面用茶。

赵秀英　我不喝茶，我要喝你的喜酒。

呂昭华　啐！

〔呂昭华偕赵秀英下〕

赵班侯　姐丈、姐姐，弟有一言，不知当講不当講？

呂剛中
呂夫人　但講何妨！

赵班侯　只因大同乃是賊寇出沒之所，携帶弱小，多有不便。
我有意將英兒留住尊府，望姐丈、姐姐早晚訓教，

待賊平之后，再来接她。

呂剛中
呂夫人　你我至亲，就依賢弟。不知侄女可有人家？

赵班侯　許婚同僚徐軍門之子，名喚徐熔。我这女兒虽然年已十五岁，只是頑皮得緊。还請姐丈、姐姐分神教管。

呂剛中　如此，就將侄女留在舍下，賢弟只管放心前去。

赵班侯　如此，小弟告辞！

呂剛中
呂夫人　为何如此忙迫？

赵班侯　大軍俱在校場等候，不便迟迟了。

呂夫人　喚秀英出来，相送于你。

赵班侯　何必惹她啼哭，我就此去也！

（唱）我兒有了安身地，
　　今日便要赴戎机。
　　为国忘家臣子义，
　　將軍此去馬如飞。

請！

呂剛中
呂夫人　請！

〔赵班侯下〕

呂剛中　（唱）今日門楣添喜气，

呂夫人　（唱）嫁女快婿我心怡。

〔同下〕

第　五　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引）回轉家园，椿严亲，病赴黃泉。

小生、郭廷章。自回故里，不幸爹爹一病身亡。也曾备下訃聞，报知亲友。京中岳家必須另有書信。院公哪里？

〔院子上〕

院　子　参見公子，有何吩咐？

郭廷章　只因太老爷去世，备有訃聞，报知亲友。这有書信一封，命你去往京中吕大人那里报丧，不得有誤。

院　子　遵命。（下）

郭廷章　正是：未尽三年禮，常怀一片心。（下）

第　六　場

〔吕昭华、赵秀英上〕

吕昭华　（唱）夾道垂楊一徑凉，

赵秀英　（唱）風来水殿芰荷香。

吕昭华　（唱）綠槐高处新蟬唱，

赵秀英　（唱）心地清閑日倍長。

吕昭华　賢妹，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誕之期。也曾备有酒筵，待爹爹下朝回来，好与双亲上寿。此时天气尚早，你我想个什么玩要？

赵秀英　今日天气很好。咱們上花園打秋千玩兒好不好？

吕昭华　不好。

赵秀英　咱們坐船采荷花，你瞧好不好？

吕昭华　也不好。

赵秀英　怎么也不好？

吕昭华　好好花兒，为何要去采它呢？

赵秀英　你是怕糟蹋了花兒啊，采一支也沒有什么要緊哪？

吕昭华　却不知：草木有本心，何須美人折？

赵秀英　照你这么一說，就沒人采啦？

吕昭华　要采由他，不采由我。

赵秀英　那我可沒有主意了，姐姐，你想想吧！

吕昭华　我与你下棋如何？

赵秀英　不成。我不是你的对手，你就是讓我几个子兒，我还是得輸給你，我可不来。

吕昭华　我与你釣魚？

赵秀英　我沒有那样耐性，半天不一定釣上一条，我不釣。

吕昭华　我与你分韵題詩？

赵秀英　得啦，又是一件腦袋疼的玩艺兒。

吕昭华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倒难了。

赵秀英　咱倆人再磨蹭一会，姑父也該回来啦。

吕剛中　（內）嗯哼！

吕昭华　远远望見爹娘来了。

〔吕剛中、吕夫人上，吕昭华、赵秀英迎介〕

吕剛中　（唱）朝罷归来近午天，

吕夫人　（唱）良辰家宴在芳园，

吕昭华　（唱）願我二老多康健，

赵秀英　（唱）一家欢乐似神仙。

〔吕剛中、吕夫人坐介〕

吕昭华　爹娘　請上，受女兒　庆賀。
赵秀英　姑父母　請上，受甥女　庆賀。

〔吕昭华、赵秀英拜介〕

吕剛中
吕夫人　哈哈哈，生受你們。

〔众入席介，同飲介。院子上〕

院　子　啓老爷：山陰郭老爷有書呈上。

吕剛中　哎呀，郭仁兄休矣！

吕夫人　老爷何出此言？

吕剛中　郭仁兄与我至好，怎么不亲自修書，却叫廷章写信？定有不测，快把書呈上。（牌子，看書介）果然郭仁兄休矣！

〔吕昭华低头介〕

吕剛中　兒呀，回房去吧！

赵秀英　喲，您还沒过門哪，听說公公死啦，就这么难受啊！

〔吕昭华、赵秀英下〕

吕剛中　家院，好好款待来人，待我备下祭祀，差人前去祭奠。

院　子　是。（下）

吕剛中　夫人，我因郭仁兄下世，看破世情，意欲告职回家；女婿接到家中，供給膏火，以求上进，我心願畢矣。但有一件——

吕夫人　哪一件？

吕剛中　那秀英侄女，还是送往大同，还是带回錢塘？

吕夫人　目前兄弟有書信前来，說他有調任消息，莫如把英兒帶往故里，待我修書，报告兄弟便了。

吕剛中　如此甚好。待我修下章本，奏明聖上，告病还乡。

吕夫人　老爷不曾有病。

吕剛中　你眞是个妇人見識。这是我們告职的老規矩。

吕夫人　到底不能不算欺君。

吕剛中　少說閑言。正是：看破世情辞朝去。

吕夫人　林下安居做福人。

吕剛中　好一个做福人。哈哈哈……

〔同下〕

第七場

〔書僮上〕

書　僮　詫异詫异，丈人来接沒过門的女婿。
我、王小便是。在郭家当了一名書僮，只因我家老爷罢职回乡，一病不起，小名就叫死啦。我家少爷在家守孝，已經一年多了，不想他丈人呂剛中，告病回家，要接我們少爷到他們家去。不免报与少爷知道。有請少爷！

〔郭廷章上〕

郭廷章　春露秋霜多感慨，家居讀礼又秋冬。
何事？

書　僮　我告訴您一件新鮮事。

郭廷章　有什么新鮮事？

書　僮　剛才小子在街上遇見呂大人家院，說他們老爷不做官啦，回了浙江啦，也到紹兴啦。

郭廷章　他乃省城人氏，到我紹兴做甚？

書　僮　少爷請想，他为誰来的？

郭廷章　这倒不知。

書　僮　他老人家来接您的。

郭廷章　他接我做甚么？

書　僮　接您一塊兒去住。

郭廷章　胡說！我与他虽是翁婿，但他女尙未过門，如何使得！

書　僮　那您二位去商量吧，我可不管啦。

〔幕內：呂大人到。〕

郭廷章　快快有請！（出迎介）

书　僮　有請！

〔呂剛中、院子上〕

呂剛中　（唱）辞官得遂归田願，
　　　　　　关心亡友走一番。

郭廷章　啊伯父！

呂剛中　賢侄！

郭廷章　請！

呂剛中　請！

〔进門介〕

郭廷章　伯父請上，侄兒叩拜！

呂剛中　只行常礼。請坐！

郭廷章　告坐。伯父駕到，恕侄兒孝服在身，未曾远迎，伯父恕罪！

呂剛中　豈敢。不知賢侄景况如何？

郭廷章　先父做了一世清官，不問可知。

呂剛中　貧乃士之常，我看你少年英俊，豈能久困。我有一言要与你商議

郭廷章　伯父有何吩咐？

呂剛中　我不願为官，已告病回乡。有意接你同往省城，你是料無推辞的了？

郭廷章　伯父之命，本不敢違　奈小侄孝服未滿，不便寄居尊府

呂剛中　我与你父交好多年，又有姻亲之約，这有何妨！

郭廷章　小侄遵命。

呂剛中　家院！

院　子　在。

呂剛中　命你准备船只，請郭公子即日同我回轉省城。我要

先行一步，告辞！

（唱）至亲何必言太謙，

　　兩家至好已多年。

　　賢侄随我錢塘轉，

　　明日早間好登船。

〔吕剛中下，院子随下〕

郭廷章　这是哪里說起，好个执性的老先生！

書　僮　这可沒法兒，您就上他家去住吧。

郭廷章　只恐出入不便。

書　僮　什么便不便，他們小姐，反正和您是那么一档子。

郭廷章　胡說！快快預备行李，随我登程便了！

（唱）事到头来無計挽，

　　此时叫人进退难。（下）

書　僮　这档子事也算新鮮。沒过門的女婿，就搬到丈人家去住啦。今兒晚上收拾行李，明日就要上省城玩去啦。我們少爷老說不方便，这要遇見急猴兒还巴不能够呢！（下）

第　八　場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园林清曠多風景，

　　教人回忆幼年情。

我、吕昭华。自从我父告职还乡，一家来到原籍，甚是安乐；又兼秀英妹妹性好詼諧，倒也十分有趣。日前我父往山陰郭家吊唁，观看他家貧寒，有意將他接到此地，攻書上进。想爹爹这样行事，分明是爱惜女兒呀！

（唱）怕他志气多凋丧，
　　使他适意念文章。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唱）适才窥見姐丈像，
　　女貌郎才兩相当。
　姐姐！

呂昭华　妹子从哪里来？

赵秀英　从姑媽房中来，姑父从紹兴回来啦！

呂昭华　噢，我爹爹回来了，待我前去問安。

赵秀英　慢着！这回不是老爷子一个人回来的，还帶了一个好宝貝来呢。

呂昭华　什么好宝貝？

赵秀英　是这么大一个活蹦乱跳的活猴子。

呂昭华　哪有这么大的猴子，爹爹帶它来做什么？我却不信。

赵秀英　我多会兒說过謊。这个猴子，又白又胖又会說人話，簡直的成了猴子精啦。

呂昭华　这到有趣，待我前去观看。

赵秀英　您別忙，看的日子在后头哪，以后您要看他还怕他不答应嗎？我听見姑父說，这个猴子还認得字，要叫他在这書房里念書哪！

呂昭华　这眞奇怪！

赵秀英　（看介）喲，說着說着，姑父帶着猴子来啦。咱們姐兒倆在牆后头躲一会兒吧。

〔呂昭华、赵秀英躲介〕

呂剛中　（內）賢侄請！

〔呂剛中、郭延章上〕

呂剛中　（唱）結廬人間乐为主，

小有园林好讀書。

賢侄，你看这間書房，就是你讀書之处。

郭廷章　多謝伯父。

吕剛中　賢侄，有道是：自古三載不窺园，

郭廷章　一心要学古聖賢。

〔吕剛中、郭廷章下〕

赵秀英　姐姐，看見这猴子沒有？

吕昭华　啐！分明是人，怎說是猴子呀！

赵秀英　这就是我姐夫。姑父留他在这兒住，叫他在这書房念書。咱們以后可就不能到花园玩来嘍！

吕昭华　啐！

〔赵秀英跑下，吕昭华追下〕

第　九　場

〔四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長途風雪三十里，一封詔下九重天。

咱家、司禮监是也。今奉聖命，去往浙江調取吕剛中，就此前往。孩子們，趲行者！

四太监　喳！

〔同下〕

第　十　場

〔吕剛中上〕

吕剛中　（唱）宛若星桥鉄鎖开，

不愁無月照人来。

老夫、吕剛中。自从告归武林，倒也十分快乐。今

乃上元佳节，我已备下酒筵，合家庆賞。只是郭賢侄在此，未便邀他同坐。家院！

院　子　(內)有。(上)

呂剛中　吩咐厨下，备下精致酒肴一分，送到花园，請郭公子自賞元宵。老爷今日十分欢悦，賞你們猪肉五斤，紹酒兩大罎。大家去飲。

院　子　遵命。(向內)老爷有命，吩咐厨下备下精致酒肴，送到花园郭少爷那里；又賞我們猪肉五斤，紹酒兩大罎。大家同飲。

〔幕內：多謝老爷！〕

院　子　启老爷：吩咐已畢。

呂剛中　知道了。哎呀且住，今夜撫院約我到紫陽山飲宴，不便推辞。家院！

院　子　有。

呂剛中　告知夫人，家宴不必等我，小心看守門戶，我去赴撫院之宴。帶馬伺候！

院　子　是。(帶馬介)

呂剛中　(唱)月色装成銀世界，
　　　　灯光滿地庆笙歌。(下)

院　子　老爷到撫台大人那里赴宴去了，我們今天要开酒戒了！(下)

第 十 一 場

〔張子寿、李福亭上〕

張子寿　过了一年又一年，

李福亭　元宵佳节是今天。

張子寿　有心去把窰子逛，

李福亭　腰里沒有那个錢。

張子寿　我、学生張子寿。

李福亭　我、学生李福亭。

張子寿　福亭，我从黄岩县来到省城，遇此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正好逛逛窰子。只是腰里沒有“孔大哥”，怎么好？

李福亭　哎呀我的老叔台，您怎么这么糊塗哇？

張子寿　我又糊塗啦，你有主意嗎？

李福亭　除去人的主意以外，我全有。

張子寿　依你便怎、怎、怎么样、样、样啊？

李福亭　您記得，我們考書院老考第一的那个郭廷章嗎？我們把他拉上，那孩子是个雛兒，叫他花多少他得花多少。

張子寿　他要是不花呢？

李福亭　他不花剝他的衣裳！

張子寿　你眞有主意。

李福亭　这点主意都沒有，白做了吃飯的秀才。

張子寿　就这么办。正是：二人主意定，

李福亭　要找腰里横。

張子寿　什么叫“腰里横”？

李福亭　腰里有錢还不横嗎？

張子寿　你別挨罵啦！

〔同下〕

第 十 二 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唱）每逢佳节多傷感，

　　貧賤依人总是难

小生、郭廷章。去年孝服已满，回过山陰，再轉武林，吕伯父有完婚之意。只是我功名未遂，焉能議及家室？今乃上元佳节，不免到伯父、伯母堂前叩賀。管家哪里？

〔院子持酒壶醉态上〕

院　子　哪一位？原来是郭公子。有何吩咐？

郭廷章　煩劳通禀老爷、夫人，說我要当面叩賀上元佳节。

院　子　我們老爷到撫台大人那里去了，夫人那里有二位小姐，多有不便，請郭少爷免了吧，我要睡覺去了。（下）

郭廷章　眞正是个蠢才！

〔書僮上〕

書　僮　說着蠢才，蠢才就来。

　　　　回禀相公：張、李二位相公来啦！

郭廷章　眞正討厭，回他不見！

書　僮　他兩个一定要見。

郭廷章　要見就見。

書　僮　有請二位。

〔張子寿、李福亭上〕

張子寿　摇摇摆摆摆摆摇，

李福亭　兩个擦白似元宵。

〔郭廷章迎介〕

郭廷章　啊二位兄台！

張子寿
李福亭　啊郭仁兄！

〔同进門介〕

郭廷章　請坐！

张子寿
李福亭　謝坐。

郭廷章　二位降临必有見教?

张子寿　我們爷兒俩是夜猫子进宅，無事不来，一来給你拜个晚年，二来約你出去看放火的去。

郭廷章　放火乃是凶事，看它做甚!

张子寿　不是那样的放火，是搭个架子，挂上好些个花花綠綠的球兒——

郭廷章　敢是放焰火?

张子寿　对啦。常言道的好：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嗎!

郭廷章　弟有小恙在身，不能奉陪。

書　僮　您哪兒有病啊，出去玩会兒去，怕什么的?

张子寿
李福亭　你当面扯謊！你要不去，我要拉你出去啦!

郭廷章　如此，待小弟換了衣服，同行就是。

张子寿　你人本就漂亮，还何必換衣服哪!

郭廷章　取笑了。

〔郭廷章換衣，帶金如意介〕

李福亭　你帶的是什么?

郭廷章　此乃金如意，小弟定亲之物。乃是無价之宝。

〔张子寿、李福亭作眼色介〕

郭廷章　僮兒，我同张、李二位相公出去逛灯，不可叫吕大人知道。

書　僮　您可早点回来，別鬧一夜。

郭廷章　我知道。这件衣服放在房内，我去去就回。正是：無意游春景，

張子寿
李福亭　倆逢摘乱人。

〔郭廷章、李福亭同下。張子寿去而复轉介〕

書　僮　全走啦！回来一位。

張子寿　你說什么？

書　僮　我們少爷不愛热鬧，你倆邀他，你怎么不邀我呀？

張子寿　你們少爷今天晚上我不讓他回来啦，你要悶的慌，不会偷着遛遛去嗎？傻孩子！

書　僮　怪不得你臉上勾着这个呢，敢情一肚子是坏！

張子寿　我坏？你是胎里坏！（下）

書　僮　他們全走啦！我也把衣裳換換，我也遛遛去！

〔院子上，与書僮对撞介〕

院　子　我那茶鍋里煮着元宵哪，我瞧瞧开了沒有，你在这里乱撞什么呀？

書　僮　我們少爷出門去，叫我跟着。劳您駕看看屋子。

院　子　你們几时回来？

書　僮　今晚上我們少爷不回来。（下）

〔赵秀英上〕

赵秀英　院子，你們說什么？

院　子　郭公子主僕出去看灯，今晚上不回来了。

赵秀英　你瞧你醉的这个样兒，快躲开吧！

〔院子下〕

赵秀英　原来郭公子出門不回来啦，我不免拉着姐姐逛花园便了。（下）

第 十 三 場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华筵罢后初更动，

　　　　　双颊潮添酒晕紅。

〔赵秀英上〕

赵秀英　（唱）元宵佳节笙歌弄，

　　　　　翠繞珠圍錦綉叢。

　　　　姐姐，

吕昭华　妹子来了，請坐！

赵秀英　空坐着有什么意思？你看这么好的月色，咱們老沒有逛花园啦，你跟我上花园步步月，你看好不好？

吕昭华　我不去。

赵秀英　喲，你不去，难道花园里有虎豹嗎？

吕昭华　哪里有虎豹哇！

赵秀英　才郎？

吕昭华　啐！

赵秀英　您听錯了。我說的是虎豹豺狼的豺狼，不是才郎。你怎么心里凈惦記那个才郎啊！

吕昭华　你难道忘怀了么，我爹爹曾經囑咐与我，不可再到花园。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我姑父不叫你到花园不是为别的，因为我姐夫住在那兒不方便，所以不叫我們去。我姐夫今晚上出門去了，一夜不回来。

吕昭华　你是怎么知道？

赵秀英　院子說的。

吕昭华　他回来不回来与我什么相干？

赵秀英　他不回来，咱們姐兒倆好逛花园呀。怎么不相干？

吕昭华　你要去自己去，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好姐姐，陪我逛一趟，下次不找你就是啦。

吕昭华　我不去。

赵秀英　姑丈到撫台衙門去啦，姑媽睡覚啦，姐夫又不來，您跟我去一会兒吧。

吕昭华　你我前去，千万不要叫我爹爹知道。

赵秀英　好姐姐，跟我去吧，我决不能叫姑父知道。

吕昭华　如此，妹妹請！

（唱）一年几兒月当头，（下）

赵秀英　（唱）好趁良宵結伴游。（下）

第十四場

〔四文堂、赵班侯上〕

赵班侯　黃金甲鎖雷霆鼓，紅錦縧纓日月符。

本帅、赵班侯。蒙聖恩升授广东提督。路过武林，正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本待先到姐丈家中，接我女兒一同赴任。怎奈奉有聖命，叫我私查兩浙軍政，恐防泄漏，不免乔妝閑步，一来暗查軍政，二来探恤民隐，待公务完畢，再往吕府看我女兒便了。左右！

四文堂　有！

赵班侯　看衣更換！

四文堂　是。

〔赵班侯換衣介〕

赵班侯　远远跟随，就此去也！

四文堂　啊！

〔四文堂下〕

赵班侯　（唱）为国忘家古有訓，

先申公义后私情。

乔妝改扮計已定，

〔郭廷章、張子寿、李福亭过場下〕

赵班侯　(唱)只見一人貌超群。

且住，方才三人之內，一位少年相貌非凡，定是未遇时的英俊。我不免赶上前去，学那尉迟恭月下訪白袍便了！

(唱)我看此人多英俊，

月下訪賢效古人。(下)

第十五場

〔郭廷章、張子寿、李福亭上〕

張子寿
李福亭　到了窰子門啦！

郭廷章　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張子寿
李福亭　咱們看了半夜灯，肚子也有点餓啦，腿也累的慌啦。

这是我們亲戚家，咱們进去歇歇腿兒，喝口水兒，你說得兒不得兒？

郭廷章　但不知是哪位兄台亲眷？

張子寿　是我丈人家。是他外公家。

李福亭　你外婆也是从这里头出来的！

張子寿　別挨駡啦！咱們进去吧。王八鴇兒！

〔鴇子上〕

鴇　子　身在烟花巷，每夜換新郎。

原来是三位相公。里面坐！

郭廷章　这是勾欄院。怎說是二位兄台的亲戚？

張子寿
李福亭　她跟誰不是亲戚？鴇子，把你們姑奶奶叫出来，我

們見見。

鴇　子　（向內）姑娘，到前边見客来！

〔四妓女上〕

張子寿
李福亭　我們包圓兒，你給預备上等酒席，撒开了算錢，沒錯！

鴇　子　我們姑娘多，你包得起嗎？

張子寿　怎么包不起！我告訴你說，要命不要錢是病人，要錢不要命是强盜，又要錢又要命是花子，不要錢不要命是嫖客。你就摆酒吧！

鴇　子　真接着財神爷啦！（摆酒介）

郭廷章　我要回去了。

張子寿
李福亭　眞是个書呆子。坐下吧！

〔張子寿、李福亭拉郭廷章入席介〕

〔赵班侯上〕

赵班侯　来此勾欄院。方才看見那个少年人此院中，我不免假意寻花，結識此人。鴇兒哪里？

〔鴇子出迎介〕

鴇　子　原来是位軍爷。請进！

赵班侯　我要在此挑选美人，喚她們快来！

鴇　子　我們这里的姑娘，今天有人包了圓啦。

赵班侯　在哪間屋內？

鴇　子　在上房。

赵班侯　原来这少年有此豪情。鴇兒，我只在廂房中歇息片刻，照样把錢与你。

鴇　子　如此，您請廂房坐吧！

〔赵班侯下〕

张子寿
李福亭　吃饱了，喝足了，鸨子，我們要走啦。

鸨　子　請您賞錢吧！

张子寿
李福亭　多少？

鸨　子　連包圓兒帶酒席，三百兩銀子。

張子寿　不多不多，反正有花錢的。（向郭介）老兄，我們腰里一文不文，求您抵擋一陣。

郭廷章　不知多少銀兩？

張子寿　三百兩。

李福亭　三百九十兩九錢九分九厘九毫。

郭廷章　小弟不曾帶有許多！

李福亭　不要紧。您不是帶着無价宝哪嗎，那东西值的多呀！

郭廷章　那是定亲之物，豈可作狹游之用！

張子寿　您先把它放在这里，明天拿銀子来取。

郭廷章　这个使不得。

李福亭　好説不行，我要硬搶啦。（搶出金如意介）

（赵班侯上，打介，夺回金如意介。張子寿、李福亭跑下）

郭廷章　多謝老丈相救！

赵班侯　豈敢！相公金如意在此，就請收下。

（赵班侯交还金如意，郭廷章收介）

郭廷章　請問老丈尊姓？

赵班侯　我乃过路之人，另有公干，不便留名。請問相公尊姓大名？

郭廷章　小生郭廷章。

赵班侯　（背供）郭廷章三字哪里听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向郭介）相公，你我虽是萍水相逢，我看你少年英俊，

以后不要交那样的朋友，弄出事来，再要像我这样人替你解圍，恐怕不容易了。

郭廷章　多謝金言。告辞！

赵班侯　你我意气相投，何妨在此暢飲一夜？

郭廷章　晚生奉陪。

赵班侯　鴇兒，备酒！

鴇　子　是啦！（下）

赵班侯　正是：逢場作戏剛勁节，

郭廷章　偸得浮生一夜閑。

〔同下〕

第十六場

〔吕昭华、赵秀英上〕

吕昭华　（唱）当头明月圓如鏡，

赵秀英　（唱）漸向灯光暗处行。

吕昭华　（唱）迴廊繞过書齋近，

赵秀英　（唱）何必嬌羞假惺惺！

吕昭华　天色不早，我們回去吧！

赵秀英　姐姐，来到書房，我姐夫不在家，咱們进来瞧瞧怕什么的？（拉吕昭华进介）

吕昭华　我不去。

赵秀英　得啦，姐姐进来吧！您瞧这書房里头，圖書滿架，笔墨縱横，跟你的屋子一样，怪不得你們是兩口子哪！

吕昭华　你又胡說起来了。想我們女孩兒家，德、言、容、工四德为本，出此游戏之談，豈不失了閨門庄重？此等言語，你要少講为是。

赵秀英　这也是句不要紧的話呀！我不懂得作女孩兒的只要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就要害臊？反正我們女子早晚是要——

吕昭华　要怎么样？

赵秀英　沒什么，沒什么。

吕昭华　（羞介）亏你說得出口！

〔吕昭华作看壁上字画介，赵秀英拿案上書介〕

赵秀英　姐姐，你看我作的文章好不好？

吕昭华　你还会作文章？

赵秀英　喲，你当就是我姐夫会作文章哪，你坐那里，好好兒的看看。

吕昭华　原来是一卷香奩詩。待我仔細的看来。

赵秀英　对啦！你仔細看看

吕昭华　待我慢慢看来。（念詩介）"掩抑春怀無限情，双飞蛺蝶对歌鶯；惱人更有团圝月，照我孤帷分外明。"我看此詩到还蘊借，不落輕狂家数，果是才人口气。

〔赵秀英扮男妝介〕

赵秀英　（揖介）小姐拜揖！小生不知小姐駕临，有失迴避，小姐恕罪。

吕昭华　（惊介）哎呀！（看介，笑介）原来是你。吓了我一头的冷汗。

赵秀英　姐姐，看我像不像他？

吕昭华　我几时看見过他呀！

赵秀英　他是誰？誰是他？

吕昭华　啐！

〔吕昭华打赵秀英介，赵秀英躲介〕

赵秀英　得啦！好姐姐，你看我扮的到底像男人不像？

吕昭华　待我仔細看来，(看介) 像倒是像，只是少了一件东西。

赵秀英　少了什么？

吕昭华　少了一双靴子。

赵秀英　幸亏少了一双靴子，我要是一件东西不少——

吕昭华　怎么样？

赵秀英　怕你不把我当成他啦！

吕昭华　你又胡說起来了！

赵秀英　(看介)喲，哪兒来的酒菜呀！

吕昭华　这是我爹娘叫他們送来的。

赵秀英　我知道。反正凡沾他的事你总記得清楚。这是姑母因为元宵佳节，你們沒过門的小兩口不便坐在一处，專給他送来的。这么办，我剛才得罪了姐姐，斟一盅給姐姐賠个礼吧。

吕昭华　我方才已然喝了許多，再不能喝了。

赵秀英　你哪兒是不能喝啦，你是舍不得喝，还要給我姐夫留着哪，是不是？

吕昭华　少要胡言！我实在喝不下了。

赵秀英　这么办，我給你斟一盅，你要喝啦我任什么不說，你要是不喝，就是給我姐夫留着哪。酒在这兒，你爱喝不喝，我总得叫你喝。

吕昭华　我若再飲，就要醉了。

赵秀英　不要紧，醉了我扶你回去。

吕昭华　你也不要喝了。

赵秀英　来来来，喝吧！

〔吕昭华、赵秀英对飲介〕

赵秀英　来来，你再喝一盅，我再陪一盅。

吕昭华　妹子，少飲些吧！

赵秀英　姐姐，咱們倆人喝个交杯酒吧。

吕昭华　少要胡言！

赵秀英　你不喝，我要灌你啦！

吕昭华　你眞正的討厭！

〔赵秀英、吕昭华对飲介〕

赵秀英　来来，拜天地！咱們交杯酒全喝了，还沒拜天地哪！

吕昭华　怎么越發胡說起来了，哪个与你拜天地呀！

赵秀英　交杯酒都喝了，不拜天地可不成！

吕昭华　我不与你如此的作耍。

赵秀英　反正你也是女的，我也是女的，那怕什么的！

吕昭华　我要回去了。

〔赵秀英扯吕昭华跪拜介〕

吕昭华　被你一鬧，我的酒涌上来了，天色不早，你我回去吧。

赵秀英　我可走不了啦。

吕昭华　待我攙你回去。

赵秀英　我可回不去啦，我就在这兒睡了吧。

吕昭华　此处睡不得！

赵秀英　睡会兒再走吧。

吕昭华　睡不得！

赵秀英　你来吧！

〔赵秀英拉吕昭华同做醉态入帳介〕

〔書僮上〕

書　僮　我可逛够了回来啦，可不知道我們相公回来沒有？我在門房里問一声。（向左內問介）列位，我們相公回

来沒有？

〔幕內：沒有回来。〕

書 僮 （向右內問介）你們老爷回来沒有？

〔幕內：沒有回来。〕

書 僮 我們相公說，今兒晚上出門不叫呂大人知道，要是呂大人先回来，找他說話可怎么办？我劝他別鬧一夜，他偏要鬧一夜。有咧，我找他去吧。

〔呂剛中上〕

呂剛中 元宵佳节多詩兴，月照湖山分外明。

書 僮 呂大人，您回来啦？

呂剛中 回来了。我在湖上与撫学二院还有几位紳士同飲，唱和詩句，可笑那撫院作了許多村言，令人好笑哇，哈哈哈……

書 僮 您別跟我說詩，我是一肚子屎。說了半天，您这是上哪兒去呀？

呂剛中 我想你家相公，是个眞正的詩人，故此將他們所作的詩詞拿回来，与你們相公看看，叫他也作上几首。

書 僮 說了半天，您到底是上哪兒去呀？

呂剛中 我找你們相公作詩去呀。哈哈哈……

書 僮 怎么着！您找我們相公啊？

呂剛中 是呀！

書 僮 糟啦！糟啦！（下）

呂剛中 什么叫糟了，眞正是个蠢才。待我到花园找郭賢侄作詩去。郭賢侄，老夫来了。郭賢侄，老夫来了。

〔呂昭华与赵秀英摟睡介，呂剛中看介，急介〕

呂剛中 啊，这、这、这不是昭华么？她……怎么在此啊！

啊呵是了，怪不得方才在門首，他的書僮，神色張皇，說道糟了。原来郭廷章这小奴才，丧心昧良，作出此事。待我向前与他理論！(欲进介)且慢，他二人既然不要臉面，倘若用言語頂撞老夫，豈不是气上加气？有了，待我取把刀来，將他二人杀死。(欲走介)唉，想我与郭仁兄交好多年，豈可絕了他的后代？也罢，不免等待天明，將郭廷章赶出府去，再叫昭华自寻短見，免得傳揚出去，敗坏我的門庭。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悔恨当初沒来由，

不該仗义把他留；

縱然淘尽湘江水，

难洗今朝滿面羞。

这是哪里說起！(下)

呂昭华　(唱)睡眠中驀地里芳心自警，(揉眼看介)

宵寒重酒力微口喝难禁。

是何人他与我并头睡定？(看介)

却原来秀英妹春夢犹沉。

妹子醒来！

赵秀英　好睡好睡！

呂昭华　你看天色已亮，快快脫了衣帽，回房去吧。

赵秀英　是！

〔赵秀英脫衣介〕

〔同下〕

第十七場

〔呂剛中上〕

呂剛中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且住，不想郭廷章这小奴才，勾引昭华，敗坏我的門風，豈能容得！不免在厅房等他到来，与他辯明正理，赶他出去便了。

〔書僮拉郭廷章上〕

書　僮　这一宿您上那兒去啦？叫我等您这一晚上。剛才呂大人还找您做詩來哪。

郭廷章　我不在家，呂大人知道了嗎？

書　僮　知道啦。

郭廷章　偶然出門，也是件小事。

書　僮　您說是小事，呂大人可生了大气啦。坐在厅房，等着您哪。大概是嗔着您去逛窰子，替他沒过門的姑奶奶吃醋啦。

郭廷章　如此，我不見他去了。

書　僮　那怕什么的，人人有兩重父母，老丈人是半个爸爸，您去見見吧。

郭廷章　随我进来！

書　僮　你們丈人、女婿說話，我在旁边算干嘛的？

郭廷章　蠢材，还不随我进来！（进門看介）果然在此生气，不免上前見禮。咳，一場鬼混無分曉，归来犹疑是夢中。伯父起得甚早！

呂剛中　我起得早，你也起得不晚哪。你还有臉面前来見我！

郭廷章　伯父为何生这样的大气？

呂剛中　你昨夜做的好事。

郭廷章　（背供）昨夜的事，他怎么会知道了？

書　僮　我說什么来着，别鬧一夜，偏鬧一夜，是不是？鬧

出岔兒来啦吧！給他賠个不是吧！

郭廷章　伯父不必动怒，是小侄的錯了。

呂剛中　不是你錯了，还是我錯了不成！

郭廷章　小侄下次不敢了。

呂剛中　这样事情，难道你还要做二次嗎？

郭廷章　伯父不要气坏了身体，恕小侄年少無知，不該学古来風流才子，今后改过就是．年青人难免錯处，伯父忍耐了吧。

呂剛中　呀呀呸！郭廷章小奴才！我留你在此居住，只望你讀書上进，也好与你成家立業。誰知你做出这样下流無耻之事，叫我日后九泉之下，怎对得你去世父亲？你又怎么对得住我待你这番好意？

郭廷章　伯父息怒，不要声張．小侄臉面要紧。

呂剛中　你怕丢了臉面，难道不怕損了陰騭么？

郭廷章　伯父言来語去，小侄也明白了。

呂剛中　你明白何来？

郭廷章　莫非你嫌我貧穷，恐怕玷辱你的高門么？

呂剛中　难道你还不會玷辱我的門庭么！

郭廷章　看伯父这样，分明是不肯容留，小侄在此無益，我要告辞了。

呂剛中　我也不容你在此放肆！

〔郭廷章取金如意介，抛地介〕

郭廷章　这是你家定亲之物，奉还与你，我便去也！

書　僮　相公，您这就走嗎？（拾金如意介）您别瞧老丈人發脾气，丈母娘跟小姐待您可不錯，到里头辞个行，别叫人背地里罵您是無文郎啊！

吕剛中　放肆，还不滚了出去！

郭廷章　这是哪里說起？

〔郭廷章、書僮下〕

吕剛中　老少兩个賤人，与我走出来！

〔吕夫人、吕昭华上〕

吕夫人　(唱)忽听前堂声喧鬧，

吕昭华　(唱)爹爹發怒为哪条？

　　　　爹爹万福！

吕剛中　你这賤人，还有臉来見我！

吕昭华　女兒做出什么事来？

吕剛中　你昨夜做得好事。

吕昭华　女兒昨夜，不过違背父命，私出閨門，游玩花园这也是小事啊。

吕剛中　啊！这还是小事！

吕昭华　女兒年幼，难免有錯，下次不敢了。

吕剛中　哎呀呀，又是一个下次不敢了！

吕昭华　爹爹不要生气，女兒改过就是。

吕夫人　是啊，她改过就是。

吕剛中　呀呸！都是你这老賤人养的好女兒，她有臉面見我，我無臉面見她。这有麻繩一条，鋼刀一把，你就是与我死！

吕昭华　(哭介)喂呀，母亲呀……

吕剛中　你不死，就、就、就要——

大太监　(內)聖旨下！

吕夫人　老爷，聖旨下。

吕剛中　你們迴避了！

〔吕夫人、吕昭华下〕

吕剛中　香案接旨！

〔四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聖旨下，跪！

吕剛中　万岁！

大太监　听宣讀，詔曰：前任禮部尙書吕剛中，急速来京見駕。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吕剛中　万万岁！有劳公公一路而来，多受風霜之苦。

大太监　这是公差，算不了什么。吕大人收拾收拾，跟着咱家，立刻进京吧！

吕剛中　下官还有家务未完。

大太监　别說啦，你做的好事！

吕剛中　下官不曾做出什么事来呀？

大太监　沒做什么事怎么有人參你：告病是假，裝病朦君哪？

吕剛中　这是小事。

大太监　这小事，主子可生了气啦。

吕剛中　下次不敢了。

大太监　下次再要这么着，可留神主子叫你走！

吕剛中　实在不敢了。

大太监　不但叫你走，还要叫你死哪！

吕剛中　改过就是。

大太监　孩子們，快給吕大人帶馬！

一小太监　喳！（帶馬介）

〔大太监、吕剛中上馬介，同下〕

第十八場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老爹爹發下了無明火性，
　　　　　一霎时逼得我有口难分。
　　　　　繩一根刀一把寻个自尽，

〔吕夫人、赵秀英上〕

吕夫人　(唱)这件事还需要三思而行。
兒呀，你舍得自己性命，难道就不念为娘养育之恩了么？

吕昭华　母亲哪！女兒生長閨門，一十九岁，不曾做过什么無耻之事；不想爹爹大發雷霆，逼兒自尽，又不說出什么緣故。父女之間，这样恩断义絶，活在世上也是無味的了！
(唱)这也是女兒我生来薄命，
喂呀兒的娘啊！(哭介)

〔赵班侯上〕

赵班侯　(唱)又来了擎天柱架海之人。
　　　　　迈虎步我且把府門来进，
　　　　　他一家哭啼啼为了何情？(进門介)

吕夫人　兄弟来了！

赵班侯　姐姐为何啼哭？

吕夫人　哎呀兄弟，只因你姐丈囑咐甥女：不許到花园中去。昨日元宵佳节，她姊妹去到花园游玩，你姐丈大怒，將女婿赶出門外去了。

赵班侯　这是小事，赶他回来就是。

吕夫人　赶走女婿，不值紧要，又用麻繩、鋼刀立逼你甥女自尽，故此啼哭。

赵班侯　請姐丈出来，待我劝解劝解。

吕夫人　他又奉旨入京去了。

赵班侯　偏偏这样不凑巧，趁他走之不远，待我赶上。

〔赵班侯出門介，書僮上，撞介〕

赵班侯　你是哪里来的？

書　僮　郭相公打發我送信来的。

赵班侯　拿来我看。

書　僮　您先等等兒，这封信是要面交吕大人的。

赵班侯　我是吕大人內弟赵班侯。

書　僮　敢情是小舅子！

赵班侯　蠢才！書信拿来！

〔書僮交書信介，赵班侯看介〕

赵班侯　原来是一封休書。我想此事，定有蹊蹺，此时不便与甥女观看，我自有道理。

書　僮　你看明白沒有，那上头全是駡你們的話，你就交給吕大人就結啦。

赵班侯　放你娘的屁！

書　僮　好厉害的舅爷！

赵班侯　滚！（踢介）

〔書僮下，赵班侯进門介〕

赵班侯　姐姐，我姐丈去之已远，赶不上了。我倒有个主意在此。

吕夫人　有何主意？

赵班侯　我本要接秀英同往广东，如今莫若叫昭华同我前去，待等日后，再与姐丈分辯，不知甥女意下如何？

吕昭华　舅父啊，甥女生長一十九岁，未曾离过母亲膝下。如今一旦生生拆散，活活分离，叫甥女怎能割舍？我縱然一死，也要死在母亲面前。

赵秀英　姐姐，你不願意活着分离，难道你願意死了分离嗎？

你快跟着我父亲走吧。

吕昭华　呀！

(唱）左思右想心不定，

　　叫人哪得不傷情。

賢妹，我今此去，不定何日才能回来，我母亲若是想念我时，望你多多劝解，請上受我一拜。

〔吕昭华跪，赵秀英同跪搀起介〕

〔車夫上〕

吕昭华　(唱）飞来大鹏从天降，

　　母女分别最慘傷。

　　我今此去南海上，

　　何日才能轉回乡？

　　老母膝前难奉养，

　　有劳賢妹伴高堂。

　　没奈何随了舅父往，

〔吕昭华出門上車介〕

吕昭华　(唱）从今夢魂繞錢塘，

母亲、妹子！（哭介）

吕夫人　昭华我兒！
赵秀英　姐姐！　（哭介）

〔赵班侯持包袱上馬介，众分下〕

第十九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唱）自到京都改名姓，

　　幸喜金榜已标名。

〔書僮上〕

書　僮　参見相公！哈哈哈……

郭廷章　你笑什么？

書　僮　我笑的是：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城牆也擋不住。

郭廷章　此話怎講？

書　僮　自从您到京下場，誰知道呂剛中那老头子点了主考官。您怕他暗地算計您，您把姓名倒了个个兒，郭廷章改了章麟閣，居然中了狀元。您怕拜老师露了餡兒，偏偏呂大人又奉旨上琉球国封王去啦，老师也可以不用見啦。您說您的运气够多好！

郭廷章　眞乃托天之福。

書　僮　不但这么着，您还有走运的事呢。您这狀元，一年差使沒有当就放学台啦，还是大省份，放的是广东。这个缺可好極啦！

郭廷章　此話当眞？

書　僮　有京报为証。您看！

〔書僮遞京报，郭廷章接看介〕

郭廷章　果然放了广东学政。明日收拾上任！正是：十年窗下無人問，一举成名天下聞。

書　僮　馬走膘来人走运，鴨子專在水里蹲。

郭廷章　胡說！

〔同下〕

第二十場

〔四文堂、呂剛中上〕

呂剛中　开道！

四文堂　啊！

〔“粉孩兒”前半支，众圓場〕

呂剛中　老夫、呂剛中。奉旨入京，补授吏部倘書、兼理宗伯。蒙聖恩欽放会試大主考，三場已畢，尙未接見門生，聖旨到来，命我去至琉球国封王。人役們，遵行者！

四文堂　啊！

〔“粉孩兒”后半支，同下〕

第二十一場

〔呂昭华上〕

呂昭华　（唱）那日風波平地起，

骨肉生离甚慘凄。

母女隔断三千里，

那廂流泪这廂啼。

我今絕少人生趣，

不如早死命归西。

奴家、呂昭华。只因元宵佳节，我与秀英妹妹游玩花园，不想爹爹大怒，逼我自尽。多亏舅父將我帶到广东，倒也十分憐愛。但是寄人籬下，怎比得在母亲面前那般安乐，是我終日思念母亲，不知何日見面也！

（唱）思亲夢繞錢塘路，

女兒花作寄生枝。

〔赵班侯上〕

赵班侯　（唱）聞得恩綸添喜气，

又听閨中泪悲啼。

甥女为何又在此啼哭？

吕昭华　甥女有万种愁腸，怎不悲泪！

赵班侯　甥女不必啼哭，我接得抄报，知道你父往琉球国封王去了。待他轉来，必来与我相見，那时我將你的寃情，分辯明白，你一家也好团圓。他若再执性，我就要得罪他了！

吕昭华　多蒙舅父美意，只是我爹爹性情不好，不要为了甥女之事，伤了你二老的和气。

赵班侯　不必多言，安息去吧！

吕昭华　遵命。正是：人人都有天倫乐，不知何苦要参商。（下）

赵班侯　且住，我看甥女已是出嫁之年，当初許配郭廷章，不想他兩家失和，竟自写了休書，被他休弃。休書如今还在我手，昭华久居我处，終非了局。日前在接官厅上，見那新任学政章麟閣，少年英俊，又聞得制軍毛大人言道，此人尚未婚配。我不免將昭华許配与他，就是吕老头兒回来，女兒是他不要的了，諒他不能有什么言語，我就是这个主意。

〔院子暗上〕

赵班侯　家院！

院　子　在。

赵班侯　拿我名帖，到首府衙門，請李大人去到学院那里，說我煩他与小姐提亲。快去！

院　子　是。（下）

赵班侯　我想广州府知府李琛，他是章麟閣的同年，此去一定成功了。我那女兒秀英，不久也要出閣，我也曾差人前去接她，并將我姐姐接来，不久就要双喜臨門了。哈哈哈……（下）

第二十二場

〔郭廷章上〕

郭廷章　門庭冷落清如水，往事思量恨轉添。

〔書僮暗上〕

郭廷章　下官、郭廷章。改名章麟閣。蒙聖恩簡授广东学政。自到任以来，倒也清閑，只是中饋乏人，好不愁煩也！

〔李璨上〕

李　璨　門上有人么？

書　僮　是哪一位？

李　璨　广州府知府李璨求見。

書　僮　候着。啓大人：广州府李大人求見。

郭廷章　有請！

書　僮　有請。

〔李璨进門，郭廷章迎介〕

李　璨　参見大人！

郭廷章　年兄請坐！

李　璨　告坐。

郭廷章　年兄到此，必有所为？

李　璨　只因提督赵大人有一小姐，四德俱全，要与大人为配，特遣卑職前来为媒。

郭廷章　高門愛女，不敢高攀，就煩年兄好言謝却。

李　璨　告退！

郭廷章　恕不远送。

〔李璨出門介，書僮随出介〕

書　僮　您就走嗎？

李　璨　你家大人不允亲事，我只好回复赵家。

書　僮　您怎么这么性急呀！这說亲的事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成的事，您先在外边等等兒，我替您說去。

李　璨　未必說得下来？

書　僮　保管能成，我是我們老爷面前的一个大紅人啊！

李　璨　全仗大力。（下）

〔書僮进門介〕

書　僮　赵大人提亲，大人为什么不答应啊？

郭廷章　我的事你要少管。

書　僮　太老爷去世，您的事我不管誰管呀？

郭廷章　胡說！

書　僮　您知道赵大人是誰嗎？

郭廷章　我哪里知道？

書　僮　就是您从前的舅丈人，吕大人的小舅子。

郭廷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書　僮　您是秀才不出門，不知家里事，連丈人家的亲戚都鬧不明白。它是那年我給您送休書去，撞了这位舅爷，他說了一声放屁，孝敬了我一大腿，奉承了我一声滚蛋，我是認准了他啦。如今他来求亲，正好答应，叫您那嫌貧爱富的丈人知道，正好气一气他。

郭廷章　我的姓名已經改了啊。

書　僮　改了名姓改不了人啊，难道姑爷、丈人还不見面嗎？

郭廷章　只是我已將媒人辞退了。

書　僮　我已經把他留在外边，沒走哪。

郭廷章　如此，有請！

書　僮　有請李大人。

〔李璨上〕

李　璨　啊大人！

郭廷章　年兄，亲事小弟允下，煩劳回复赵大人，說本院即日过府求亲。

李　璨　遵命！（出門介）

〔郭廷章帶書僮下〕

李　璨　不听同年之言，反信奴僕之話，做官人都是如此。不免回复赵提台便了。（圓場）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李　璨　广州府知府李璨求見。

院　子　候着。有請大人！

〔赵班侯上〕

赵班侯　何事？

院　子　广州府知府李大人求見。

赵班侯　有請！

院　子　有請。

〔李璨入見介〕

李　璨　参見大人！

赵班侯　李大人，請坐！

李　璨　告坐。

赵班侯　亲事如何？

李　璨　亲事应允，学院言道，即日亲自过衙求亲。

赵班侯　有劳大駕。

李　璨　告退！

赵班侯　老夫不送。

〔李璨下〕

赵班侯　有請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小姐出堂。

〔呂昭华上〕

呂昭华　紅顏薄命都如此，一日思亲十二时。

舅父万福！

赵班侯　甥女少礼，坐下！

呂昭华　告坐。

赵班侯　恭喜甥女，賀喜甥女。

呂昭华　甥女喜从何来？

赵班侯　只因甥女在此，終非久常之計。我看新科狀元章麟閣，少年英俊，又是現任学院，已將甥女許配他了，豈不是一喜？

呂昭华　舅父，想甥女終身，已然許配郭郎，我爹爹虽然將他赶走，諒他必非負义之人。甥女豈能另行改嫁？

赵班侯　是你有所不知，只因那郭廷章被你父赶出門去，他心中不忿，写来休書。休書現在我手，你拿去看来！（遞書介）

〔呂昭华接書看介，呆介〕

呂昭华　原来如此。郭廷章，你为何这等冒失！唉，女子痴心，男兒負义，我呂昭华不知何罪，生父不認我为女，未婚夫不要我为妻，我好命苦哇！

赵班侯　甥女不必背地沉吟，依我之見，嫁了章麟閣，气死郭廷章那个小奴才！

呂昭华　舅父，这封休書且不管它，如今待我父海外归来，辯明冤枉，我便削髮为尼，以了殘生。

赵班侯　我豈肯叫你削髮为尼，还是出嫁的好。

呂昭华　我是一輩子不嫁人的了。

赵班侯　你不嫁人，不値緊要。但是章学院已經允了亲事，我虽有一个女兒，早就有了人家，不久就要出嫁。我已經差人致書你母，接她前来，想这一半日就到。你不嫁人，我哪里再变一个女兒，难道叫我去嫁人不成？

吕昭华　但憑舅父。正是：有言皆逆耳，無日不迴腸。（下）

赵班侯　好一个"但憑舅父"。哎呀呀，这分明是叫我去嫁人。想我在万馬軍中，不曾皺眉，这一次却糟了！

〔院子上〕

院　子　姑太太、小姐到。

赵班侯　有請！

院　子　有請姑太太、小姐。

〔吕夫人、赵秀英上〕

吕夫人　千里为嬌兒，

赵秀英　来到广州城。

〔吕夫人、赵秀英进門介，赵班侯迎介〕

吕夫人　兄弟！
赵秀英　爹爹！

赵班侯　姐姐来了！

吕夫人　为何不見女兒？

赵班侯　姐姐，你女兒我已經許配人了，姐姐快到后面，你母女相会。

吕夫人　我女兒已然許配郭家的了。

赵班侯　不要再提起郭家，是那郭廷章写来休書，將她休弃。不必多言，姐姐只劝她另嫁他人的好。

吕夫人　你許的是哪一家呢？

赵班侯　新科狀元，現任学政章麟閣。还不門当戶对嗎？只是你女兒說什么从一而終，定要与郭家守节。姐姐还是劝她另嫁他人才好。

呂夫人　見过女兒，再做道理。

〔呂夫人、赵秀英下〕

〔幕內：学院大人到！〕

院　子　学院大人到。

赵班侯　有請！

院　子　有請。

〔吹打。四青袍、郭廷章上，赵班侯出迎介〕

赵班侯　郭大人！

郭廷章　赵大人！

赵班侯
郭廷章　哈哈哈！

〔同进門介〕

赵班侯　請坐！

郭廷章　謝坐。敝同年李大人前往敝衙，承貴府不弃，願結婚姻，特地亲自过衙，面求亲事。

赵班侯　豈敢！后堂留宴，你我有話慢慢叙談。請！

郭廷章　請！

〔同下〕

第二十三場

〔呂昭华病妝上〕

呂昭华　（唱）呂昭华好一似危巢孤燕，
　　　　風又吹雨又洒不得安全。
　　　　鎮日里病懨懨愁腸時轉，

似这般憔悴死遺恨終天。

〔呂夫人、赵秀英上〕

呂夫人　（唱）母女們这几年天遙地远，

赵秀英　（唱）姐妹花也隔了道路三千。

〔呂夫人、赵秀英进門介〕

呂夫人　我兒！

赵秀英　姐姐！

呂昭华　（哭介）母亲呀！

呂夫人　（哭介）兒啊！

赵秀英　姑母、姐姐，你們母女相見，应当欢喜才是，怎么反倒哭起来啦？

呂夫人　是啊，应当欢喜才是啊。

赵秀英　姐姐，您也不用哭啦，咱們坐下說話吧！

〔同坐介〕

呂昭华　母亲是几时来的？

呂夫人　方才来的。兒呀，旣是郭廷章写下休書，你舅父將你許配新科狀元章麟閣，你就該应允才是。

呂昭华　女兒主意已定。我是一輩子不嫁人的了。

赵秀英　姑母，我姐姐旣是不嫁人，您就不用劝她了，我們这兒有个大花园子，姐姐，咱們去散散心，逛逛花园去吧。

呂昭华　哎呀呀，再不要提起花园，只因游玩花园，才惹出这場是非。如今听說花园二字，我的头都疼了。

赵秀英　那是你們的花园，这是我們的花园呀！

呂昭华　我是不去的。

赵秀英　姑母，您讓她跟我散散心去吧。

呂夫人　兒呀，你就陪你妹子去吧。

吕昭华　孩兒遵命。

赵秀英　姑母，您后边歇着吧。

吕夫人　你們好好游玩，不要再鬧出意外之事来呀。

赵秀英　您放心吧，有我哪，沒錯兒。

〔吕夫人下〕

姐姐，走啊！

吕昭华　妹妹請！

（唱）久病新痊無甚事，

赵秀英　（唱）踏雪尋梅且一游。

姐姐您瞧，白的是雪，紅的是梅花，有多么好看哪！

〔幕內：学院大人游園来了！〕

赵秀英　您瞧够多么巧，咱們姐兒倆剛来，学台大人也来啦，咱們在亭子里躲躲吧。

〔吕昭华、赵秀英入亭藏身介〕

〔"小过門"。郭廷章、赵班侯上。入園介，郭廷章見吕昭华、赵秀英急退出介〕

郭廷章　（背供）原来有內眷在此。

赵班侯　为何欲前又却？

郭廷章　改日再来。

赵班侯　請！

〔郭廷章、赵班侯分下〕

〔赵秀英拉吕昭华出，笑介〕

赵秀英　姐姐，您看見沒有？

吕昭华　看見什么？

赵秀英　他是章麟閣嗎？我看他不是章麟閣，他是郭廷章。可是他为什么又改了名姓了哪？

吕昭华　我看也好像是他，他几时做的官哪？

赵秀英　这是你命里該做官太太。

〔呂昭华羞介，欲下，赵秀英拉住〕

赵秀英　你旣知道是郭廷章，这門亲事你答应不答应？

〔呂昭华不理介〕

赵秀英　好难开的金口。这么办吧，你要是不答应，就在这里站着，你要是答应呀，您就回房去吧。

〔呂昭华笑介，跑下〕

赵秀英　我姐姐答应啦。待我告訴我爹爹去吧！（跑下）

第二十四場

〔書僮上〕

書　僮　（詩）久旱逢甘雨，
　　　　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燭夜，
　　　　金榜題名时。

我，郭府的旧書僮，新升大管家的便是。自从我們相公，中了狀元，放了学台，人人都称呼他大人，連我也改了大叔啦，众位瞧我抖不抖。只因去年，我們大人跟赵提台結亲，今天是迎娶之日，待我把撿的呂家那个金如意，給他戴上，叫他露一露。說話之間，我們大人来也！

〔四青袍、郭廷章上〕

郭廷章　鼓瑟鼓琴，宜室宜家，

書　僮　大人，您这就走嗎？

郭廷章　就要前去了

書　僮　您的紅沒有披好，我再給您披一披。

〔書僮与郭廷章偷戴金如意介〕

郭廷章　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大登科后小登科。吩咐外厢順轎！

書　僮　外厢順轎！

四青袍　啊！

〔牌子，四青袍、郭廷章下〕

書　僮　你們瞧，我們大人够多么馬虎啊，我把金如意給他擱上，他都不知道。（下）

第二十五場

〔呂夫人、赵班侯上〕

呂夫人　多亏兄弟神机算，

赵班侯　今日才將功行完。

〔院子上〕

院　子　呂姑老爷到。

赵班侯　正要寻他，他倒来了。姐姐，少时姐丈到来，不必多言，有小弟一人担待。有請呂姑老爷！

院　子　有請呂姑老爷。

〔呂剛中上〕

呂剛中　宣威海外皇恩远，奉使归来訪故亲。（进門介）

赵班侯　姐丈！

呂剛中　舅老爷！怎么，夫人也在此处？

赵班侯　是我差人接了来的。

呂剛中　今日为何悬灯結彩？

赵班侯　今日是我女兒出嫁之日。

呂剛中　如此，我要吃你的喜酒了。

吕剛中
赵班侯　哈哈哈……

赵班侯　这个喜酒，我一定請你吃的，不但請你吃喜酒，我还有許多事情要你代劳呢。

吕剛中　当得效劳。

〔幕內：新貴人到！〕

赵班侯　姐姐不必迴避。有請新貴人！

院　子　有請新貴人。（下）

〔四青袍、書僮、郭廷章上〕

〔吕剛中見郭廷章惊介〕

吕剛中　你不是郭廷章么？

郭廷章　我正是郭廷章。你待如何！

吕剛中　你为何改了名姓？

郭廷章　我改名姓与否，与你何干？

吕剛中　你这人也配做官？

郭廷章　我做的朝廷的官，与你何干？

吕剛中　賢弟，你怎么招这样人为婿？

赵班侯　我招他为婿，与你何干？

吕剛中　也就是你赵家，若我吕家是不招他的。你看他是狀元、学政，便要与他做亲，你可知他的人品太不端正了。

郭廷章　你当初嫌貧爱富，今日我看你悔也不悔！

吕剛中　我何曾嫌貧爱富，只为你的人品不端。

郭廷章　哪个人品不端？

吕剛中　敗坏我的門庭，我还要叫你与我死去的女兒償命呢！

郭廷章　此話从何而起？

吕剛中　那年元宵佳节，你鬧了一夜呀

郭廷章　元宵佳节我鬧了一夜，你怎么知道？

吕剛中　你在我花园之內，做那不端之事，我曾亲眼得見，

郭廷章　你那是見了鬼了！

赵班侯　新貴人提到元宵佳节，我倒想起，那日曾在勾欄院中，怒打不平，夺回金如意，莫非救的便是你么？

郭廷章　原来那夜救我的便是大人？

吕剛中　那金如意是我傳家之宝，快快把还于我，

郭廷章　金如意也曾与你留下。

書　僮　那不是在您身上哪嗎！

郭廷章　怎么会在我身上？

書　僮　您会扔，我不会撿嗎。

郭廷章　蠢才！

赵班侯　此事好不明白，我自有道理，姐姐，您把新人喚出来吧！

吕夫人　女兒快来！

〔吕昭华上〕

吕昭华　（唱）母亲做事理不当，

　　　　哪有个新郎在此喚新娘！

母亲何事？

吕夫人　你爹爹来了。

吕昭华　我爹爹回来了？这是我出头之日了，爹爹在哪里？

〔吕剛中見吕昭华惊介〕

吕剛中　你不是昭华兒么？

赵班侯　她不是昭华，她是华昭。

吕剛中　賢弟，你前次与我去信，不是說她死了么？

赵班侯　我怕你气死了，所以說她死了。

呂剛中　昭华，似你这下賤無耻之人，还有臉面見我，你若不死，我就要打！

赵班侯　她如今是我的女兒，你打不得了。女兒，后面收拾去吧！

呂昭华　女兒死也要死个明白。請問爹爹，見了女兒，如此生气，到底为了何事？

呂剛中　你自己做的事，反来問我么？

呂昭华　女兒做出什么事来？

呂剛中　你还裝糊塗，你不用問我，你糊糊塗塗死了吧，为父說不出口。

呂昭华　女兒死都死得，有什么說不得呢？

赵班侯　着哇，女兒死都死得，有什么說不得呢？

呂剛中　一定要我說，我也不要我这老面皮了。賢弟，这里来。你去問她，那年元宵佳节，她游玩花園，可是有的？

赵班侯　待我問来。

郭廷章　（背供）游玩花園，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呀！

赵班侯　昭华，那年元宵佳节，你游玩花園，可是有的？

呂昭华　有的。

赵班侯　有的。姐丈，她說有的。

呂剛中　有啊，有就叫她死！

郭廷章　（背供）游玩花園，便問死罪，这是哪一国的刑法呀？

呂剛中　再去問她，在書房之中同一男子飲酒，可是有的？

赵班侯　我去問她。昭华，你在書房同一男子飲酒，可是有的？

呂昭华　有的。

郭廷章　(背供)糟了！

赵班侯　姐丈，她說有的。

吕剛中　有的？来来来，問問她同那郭廷章睡在一处，可是有的？

赵班侯　你这就胡說了，那年元宵佳节，我同那郭廷章，在妓院鬧了一夜；天亮之后，各自分手，难道他有分身法不成？

吕剛中　你不明白。問她，她就說明白了。

赵班侯　好好好，昭华，你同男子睡在一处，可是有的？

吕昭华　也是有的。

赵班侯　糟了！連我的老面皮都沒有了！(向吕剛中介)姐丈，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吕剛中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

赵班侯　你的女兒，已經許配郭廷章，早晚是要成亲的，睡在一处也是小事，你就該遮遮盖盖才是。你、你、你这么鬧得天翻地复，可笑你枉讀詩書，一分涵养都沒有，还不及我这武將，比你的度量大得多呢！

吕剛中　你这度量，我是学不出来的。

郭廷章　(背供)我也学不出来的。

赵班侯　你这个人原来是固执不通啊！

吕昭华　原来为了此事，我倒要問个明白。爹爹，那年元宵佳节，女兒在花园書房，与一男子飲酒同睡，可是爹爹亲眼看見么？

吕剛中　自然亲眼看見。

吕昭华　既是亲眼得見，可曾看見那男子，他是何人？

吕剛中　我何用細看，一定是郭廷章。

郭廷章　你少要血口噴人！

吕昭华　他若不是男子呢？

吕剛中　分明是郭廷章。怎么說不是男子？

吕昭华　女兒若不說明，量爹爹你是一輩子明白不了！

赵班侯　甥女快快講来。

吕昭华　如此，爹爹、舅父容禀。

吕剛中　講！

吕昭华　只因那年元宵佳节，爹爹出門去了，女兒同秀英妹子陪着母亲飲酒，母亲醉了，回房安息。秀英妹子言道，郭公子不在花园，要兒同去游玩。是兒再三不肯前去。妹子百般糾纏，無奈只得与她同行。路过書房，她將我扯到里面，床上現有郭郎脫下衣巾，妹子穿戴起来，与兒作耍，案上有爹娘送来酒果，兒等一时高兴，便飲起酒来，不想吃得酩酊大醉。本想回房，怎奈酒性發作，难以行走。糊里糊涂倒在床上，睡了一夜，天明各自回房。不想爹爹次日大發雷霆，先將郭郎赶走，后逼女兒自尽。爹爹請想，幸得女兒当时不曾得死，若是当时自尽，日后秀英妹子無意之間將此事說明，爹爹，你是悔也不悔？

吕剛中　哦！

赵班侯　是啊，你是悔也不悔？甥女，你往下再講。

吕昭华　女兒生死二字，可以置之不問。可憐我母亲年过半百，膝下無兒，只生女兒一人。若將女兒逼死，我母是何等伤心，难道爹爹，你就不念夫妻、父女之情么？

赵班侯　对呀。問得痛快，往下講。

吕昭华　那日爹爹將郭郎赶出府去，是他送来休書一封，將

兒休弃。倘若当日他不写休書前来，如今他得中狀元，身授学院，前来迎娶女兒。爹爹，你又將如何哇？

赵班侯　（指吕剛中介）只好叫他去嫁人！

吕昭华　女兒只說寃沉海底，不想也有辯明之日。爹爹旣然明白过来，女兒死也甘心。也罢，女兒就碰死在你二老面前吧！

吕夫人　呸，我把你这老杀才的，我好好一个女兒，險些死在你手，你那刀，你那繩，你自己去死吧！

吕剛中　糟了！

赵班侯　姐姐不要与他生气，他是老糊塗的了。

吕剛中　我本来是老糊塗了。夫人，下官这廂賠禮。

吕夫人　你还有面目見我，你就是糊糊塗塗死了吧。（下）

吕剛中　賢弟，这便如何是好？

赵班侯　晚間賠个禮兒，也就是了。甥女，話已說明，后面梳妝去吧。

吕昭华　舅父，我还有話講呢。

赵班侯　你还有何話講？

吕昭华　舅父，問他是章麟閣呢，还是郭廷章呢？

赵班侯　章麟閣怎样？郭廷章又便怎样？

吕昭华　若是章麟閣，我便依从他的亲事；若是郭廷章，我这里还有他的休書呢。

〔吕昭华递休書，赵班侯接介〕

赵班侯　新貴人，这里还有你的休書呢。

郭廷章　这是当初之罪，这廂賠禮。

赵班侯　与我賠禮無益，我又不与你入洞房！

〔郭廷章向吕昭华賠禮介〕

郭廷章　啊小姐，千不是，万不是，全是下官的不是。这厢赔礼了。

〔吕昭华不理介〕

郭廷章　我这里跪下了。

〔郭廷章跪介，吕昭华欲搀介，羞下，赵班侯搀郭廷章起介〕

郭廷章　二位大人，到底哪一位是我的真正丈人哪？

赵班侯　他是你的丈人。

郭廷章　吕岳父，今日小婿与令嫒成亲，可算玷辱你的門風了！

吕剛中　既往不咎，休得取笑了。

〔院子暗上〕

赵班侯　天不早了，請搀扶新人出来，你們回府拜堂去吧。

郭廷章　謹遵台命。

赵班侯　搀新人！

院　子　搀新人。（下）

〔二丫鬟搀吕昭华上，拜别吕剛中、吕夫人、赵班侯，上轎介〕

郭廷章　拜辞了，改日登門叩謝！

吕剛中
吕夫人　請！
赵班侯

〔尾声，分下〕

埋 香 幻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張盈盈赴玄天庙焚香，因避吳二横調戏，遇白晝过楼下为父沽酒之書生刘千鍾，乃私訂終身，囑寻庙东烏婆为媒。刘听誤，錯托庙西二横母酒家吳婆。二横乃乘机借名朦娶。

刘父不滿婚事，往寻張母吵鬧，盈盈吞玉自尽。二横裝鬼掘坟，盈盈复苏，見二横，急逃去。烏婆亦来盜墓，遇吳，被吓死。吳置烏尸于張棺。

盈盈夜过刘門求衣，千鍾疑鬼魂索命，击斃而逃。烏婆之子地方烏有發現張尸，囑伙計报官，已則入酒肆寻飲。張复苏，烏醉返，疑尸行，持門栓追打，适吳婆寻二横，竟誤被吳击死。

·張母控刘，县官坟园驗尸，尸变，衙役捉众人犯对面，案情大白。二横、烏有論罪，刘、張成婚。

第 一 場

〔刘正上〕

刘　正　(引)有子承欢，休挂念，家道貧寒。

(詩)年老受折磨，

終朝喚奈何；

有兒能孝順，

强胜子孙多。

老汉、刘正，乃灵寿人氏。婆妻滕氏，不幸早亡。所生一子，名喚千鍾。幼讀詩书，長入庠序，倒也頗知上进。怎奈家道貧寒，当卖一空；也曾命千鍾入城，到他表兄家中借貸。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見到来？

刘千鍾　(內)走哇！(上)

(唱)入城借貸遵严命，

畢竟表兄是至亲。

參見爹爹！

刘　正　罢了，一旁坐下！

刘千鍾　告坐。

刘　正　兒呀，你到你表兄家中借貸如何？

刘千鍾　表兄付了二十兩銀子，爹爹收下。

刘　正　好了。我又可以一个月不打飢荒了，待我謝过天地。

刘千鍾　爹爹，二十兩銀子，况且是借来的，謝的什么天地？

刘　正　为父是穷怕了。兒呀，与你二兩銀子，快些进城与为父多沽几瓶好酒。

刘千鍾　銀兩不多，只在近处买些柴米吧。

刘　正　柴米为父自己会买，你快些入城沽酒，这城外的村醪是吃不得的。

刘千鍾　孩兒遵命。

刘　正　轉来！你必須瞧問到城內吳家去买，你今夜也不消出城了。

刘千鍾　孩兒不知吳家住在何处？

刘　正　他家住在玄天庙的东边。我有一言，兒且听了！

（唱）为父生成風雅性，
　　一心要学晉刘伶。
　　沽来美酒千杯飲，
　　醉死黃泉目也瞑。（下）

刘千鍾　（唱）子思柴米父貪飲，
　　各自怀揣一片心。（下）

第　二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唱）佳人二八貌如花，
　　不減当年陰麗华。
　　小草常依萱草下，
　　椿庭冷落甚堪嗟。
　　簷前听得鸚鵡語，
　　不知阿誰到我家？（上樓介）

〔烏婆上〕

烏　婆　（唱）説媒拉縴为本等。

收生外帶会挖墳。

老身、烏婆子便是。乃灵寿县一个媒婆，外帶收生。丈夫烏二，專会偷墳。他早死啦，这偷墳的能耐我也学会啦。生有一个兒子，名叫烏有，是本县地保。只因張員外的盈盈小姐是我收的生，故此常常来往。今天無事，我不免到綉楼看看小姐。（上楼介）小姐，我来啦！

張盈盈　媽媽来了，請坐！

烏　婆　坐着。（坐介）你这兒干什么哪？

張盈盈　只因母亲染病，是我許下玄天庙香願。如今母亲病体痊愈，我綉件錦袍，前去还願。

烏　婆　你做活哪，把楼窗打开，保管亮堂的多。

張盈盈　只恐楼下有人来往。

烏　婆　哪兒有那么巧的事，我替你把楼窗打开。（开窗介）

〔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来到街前用目瞬，

　　高楼坐定一佳人。

这女子好生美貌，待我看她一看。

烏　婆　小姐，你瞧，說什么有什么，楼下眞有个人。

〔張盈盈憑窗外望介，笑介〕

刘千鍾　看这女子对我發笑，且仔細看来。

〔張盈盈閉窗介〕

刘千鍾　这女子竟將楼窗閉了，待我走去。正是：一看君子，再看小人。（下）

烏　婆　小姐，你見这个書生笑了一笑，你想必是愛上他啦？

〔張盈盈不理介〕

烏　婆　你爱他，我給你做趨媒。送我一对鐲子，等你过門后再給，你看怎么样？（望张盈盈介）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呀？

张盈盈　媽媽，我家閨門整肃。你少講这些无味的言語！

烏　婆　你嘴里説不出来，你心里是愿意啦。我給你打听打听去。

张盈盈　住了！女儿家姻婚，自有父母做主。似你这般举动，与鑽穴逾垣何異？

烏　婆　好厉害的丫头片子，給我个釘子碰。

正是：空劳三寸舌，枉費一片心。（下）

张盈盈　三姑六婆眞淫盜之媒也！

（唱）可笑她做事不思忖，

把奴当做下賤人。

下得楼来母亲請，

〔张王氏、丫嬛上〕

张王氏　（唱）我儿請娘为何情？

张盈盈　母亲万福！

张王氏　罢了。坐下！

张盈盈　告坐。

张王氏　請为娘何事？

张盈盈　今日乃三月三日玄天圣誕，女儿前因母病許下香愿，要往庙中挂袍酧神。

张王氏　命蒼头跟随，早去早回。吩咐車輛走上！

丫　嬛　蒼头、車夫走上。

张盈盈　女儿告辞了！

〔蒼头、車夫同上〕

张盈盈　（唱）为酬香愿心着紧，

〔張王氏、丫鬟下〕

〔張盈盈上車介，圓場。道士暗上。張盈盈下車介，車夫下〕

張盈盈　(唱)只求老母寿康宁。

〔張盈盈、蒼头进門介，道士迎介，張盈盈拜神畢，旁坐介，道士獻茶介〕

蒼　头　老道，你們这位神仙怎么脚踩着一个大王八呀？

道　士　胡說！这是玄帝老爷手下的碧水將軍。你說他是王八，他就要报应于你。

蒼　头　我不信，一个泥王八会这么厉害！

道　士　你不信就罷。(背供)等我給他个厉害。

〔道士取茶下藥介〕

道　士　你喝吧，喝盃茶。(遞介)

蒼　头　正要喝茶。(接介)

張盈盈　蒼头，少要与人講話，不要惹出事来。在此稍息，就要回去。

蒼　头　是。(飲茶介)

道　士　你剛才不信神佛哪？

蒼　头　信則有，不信則無。

道　士　你別說这些，得罪神佛，你立刻肚子就会疼。

蒼　头　可不是，疼起来啦。

道　士　这是你得罪神佛之报！

蒼　头　这怎么好？

道　士　給我几个錢，我給你治治吧。

蒼　头　只要病好，我是大禮相謝。

道　士　跟我来！

〔道士扶蒼头下〕

張盈盈　蒼头，蒼头，我們回去吧。啊！蒼头不見，待我到

庙外寻找。（出門介）

〔吳二横上〕

吳二横　每日醉醺醺，大街来胡行。

在下、吳二横。我媽是个卖酒的。今日是玄天聖会，不免到庙中走走。（見張惊介）喲，这个小娘們長的不錯，我調戏調戏她，女娘兒請来見礼！

張盈盈　我与你素不相識，見的是什么礼！

吳二横　我看你这个年紀兒，咱們做个小倆口兒你瞧好不好？

張盈盈　何方野男子，这样無礼！蒼头快来！

吳二横　你不用叫喚，反正跑不了你。

〔吳二横抓張盈盈介，張盈盈急逃下〕

吳二横　哎呀好醉，我回去吧！（下）

第　三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唱）急忙不顧擇路徑，

眼看紅日往西沉。

且住！不想在玄天庙中遭遇强徒，蒼头、車夫不知都往何处去了？逃出庙来，天色將晚，想那烏婆，住在庙旁，且往她那里挨过一宵，再作道理。（圓場）哎呀，我从不曾到过她家，不知是庙东庙西？（望介）此庙西有一小戶人家，待我冒叫一声。烏婆婆在家么？

〔吳婆上〕

吳　婆　忽听有人叫，想是主顧到。

〔开門介〕

吳　婆　原来是位姑娘。

張盈盈　我是找烏媽媽的。

吳　婆　我姓吳，您貴姓？住在哪兒，找我干什么？

張盈盈　我姓張。住在紅絲巷。烏媽媽常到我家，你是她何人？

吳　婆　原来您是找烏家的。您找錯啦！她住在庙东边，是做媒的。我姓吳，是卖酒的，住在庙西边。

張盈盈　如此，恕我冒昧，告辞！

吳　婆　天黑啦，您是个單身女子，何妨到我家里坐坐？

張盈盈　只是打攪不当。

吳　婆　这算什么，您进来坐！

〔張盈盈进門介〕

吳　婆　姑娘，您怎么一个人兒，黑更半夜地在街上溜躂？

張盈盈　再不要提起。我是到玄天庙中燒香还願的，不想遇一醉汉，出言不遜。因此逃出庙来。

吳　婆　这个醉汉可眞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吳二横上〕

吳二横　开門！

吳　婆　誰呀？

吳二横　吳二横。

張盈盈　（背供）怎么像那醉汉的声音呀？

吳二横　这屋里怎么兩个人說話？不用說，我那野爹又来啦。快点开門！

〔吳婆开門介，吳二横进門介〕

張盈盈　吳媽媽，方才那一醉汉就是他。

吳二横　这不是那个女娘們兒嗎？敢情在我家里哪。天湊良緣，咱們倆好一好吧。

〔吳二横抓張盈盈介，張盈盈跑下，吳二横抱吳婆介〕

吳二横　哎呀我的小宝貝兒，你往哪里跑？

吳　婆　是媽媽我。你这小子干什么？

吳二横　丧气！还是追她去。（下）

〔吳婆下〕

第　四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且住！不想錯投醉汉家中，險遭凌辱。我还是往烏家去吧。

〔圓場〕

張盈盈　唉，怎奈兩足疼痛，我稍息片时便了！

〔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提壺沽酒遵父命，

　　　　抬头又見美紅裙。

我好僥幸，不想这女子她在此地。（見礼介）大姐請了！

張盈盈　君子請了！

刘千鍾　大姐，小生要与大姐問訊一人，大姐可知道否？

張盈盈　奴家也正要与君子問訊一人。

刘千鍾　小生初来此地，是問訊吳家沽酒的。

張盈盈　奴家也是初来此地，問訊烏家避难的。

刘千鍾　哦，請問大姐尊姓？何言避难二字？

張盈盈　奴家張盈盈。先父早亡，与寡母同居。今日到玄天庙燒香，不想遭逢强暴。这烏家素与寒門来往，因此到她家避难。

刘千鍾　难到大姐一人到庙中燒香不成？

張盈盈　有蒼头、車夫跟随，怎奈一时均不知去向。

刘千鍾　这庙就在前面，待我去到庙中，訪着你家蒼头、車

夫，送大姐回去就是，何必往人家避难？

張盈盈　庙中道士，不似良善，他若是好人，那强暴之徒，焉敢在庙內橫行，君子不要鬧出事來。

刘千鍾　大姐住在哪里？

張盈盈　住在紅絲巷。

刘千鍾　紅絲巷。也罢，待小生送大姐回去。

張盈盈　君子，你要送我回去，可認識我家路徑？

刘千鍾　今早从大姐門前經过，怎么不認識？

張盈盈　奴家也仿佛看見君子，請問君子上姓？

刘千鍾　小生刘千鍾。

張盈盈　失敬了，君子，你不是救我来了，你分明是害我来了。

刘千鍾　何出此言？

張盈盈　黑夜之間，男女同行，怎能洗得清白，豈不害我来了？

刘千鍾　螻蟻尙且貪生，为人豈不惜命！

張盈盈　女子名节为重。

刘千鍾　一床錦被，便可遮蓋。大姐何必如此？

張盈盈　哼！

刘千鍾　失言，失言。

張盈盈　君子可曾訂亲？

刘千鍾　小生尙未訂亲，方才所言之事，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張盈盈　女兒婚姻哪有自己做主之理，君子必須央媒說合。

刘千鍾　小生記下了。

張盈盈　請君子就托玄天庙旁烏婆，去往我家求亲，我母亲必然应允的。

刘千鍾　遵命！

〔張盈盈行走不动介〕

刘千鍾　大姐怎么样了？

張盈盈　奴家行走不动。

刘千鍾　待小生攙扶与你。

張盈盈　男女有別，只怕攙不得。

刘千鍾　你我已訂婚姻，有什么攙不得？

張盈盈　攙得的？

刘千鍾　攙得的。

張盈盈　如此攙我来！（刘千鍾攙介）

（唱）婚姻乃是人之本，

　　濮上桑間受譏評。

　　患难夫妻前生定，

　　姻緣簿上早題名。

　　必須早早求媒証，

　　救我殘生表我貞。

　　你若爽誰失了信，

　　香罗一幅了痴情。

刘千鍾　（唱）大姐請把心拿穩，

　　千鍾不是無义人。

　　今宵言語牢記定，

〔蒼头、車夫上〕

張盈盈　（唱）只見奴僕与車輪。

刘千鍾　大姐，你家蒼头来了。小生要沽酒去了

張盈盈　啊君子，方才所說之言，不可忘却，叫玄天庙穿将烏婆，去往我家，大事必然成也！

（唱）叮嚀再三休失信，

　　急急回家見娘亲。

〔張盈盈上車介，車夫、管头同下〕

刘千鍾 （唱）千鍾今日眞僥幸，

百岁姻緣片語成。

我奉父命，到玄天庙东沽酒，不想遇着这段姻緣。只是吳家不是酒肆，我不免向那买卖人家打听她的住处。（向内介）列位請了！

〔幕內：請了！〕

刘千鍾 哪一家是卖酒吳家？

〔幕內：她住在玄天庙西。〕

刘千鍾 有劳了。唉，原来吳家住在庙西，我却走到庙东；因送这女子，又往东走了一程，只好再轉向西去。（圓場）哎呀且住，方才那女子，叫我托吳家做媒，諒無不成。来此一所小戶人家，待我冒叫一声。这里是吳媽媽家中么？

〔吳婆上〕

吳　婆 原来是位相公，您找我干什么？

刘千鍾 媽媽可是卖酒为業？

吳　婆 不錯，我是卖酒。

刘千鍾 將好酒沽上一瓶，照价与你銀錢。

吳　婆 您等着。

〔吳婆取酒介，递介〕

吳　婆 給您酒。

〔刘千鍾付錢介〕

刘千鍾 酒錢在此。啊媽媽，城中有一張員外，住在紅絲巷，他家小姐十分美貌，煩劳媽媽替我做媒。

吳　婆 噢，紅絲巷張家。他們小姐我是認得的，果然長的好看，您貴姓？

刘千鍾　小生刘千鍾。是本城秀才。家父單名一个正字。

吳　婆　原来是刘相公，失敬啦！做媒的我答应啦，您靜听好音吧！

刘千鍾　多謝媽媽。告辭！

吳　婆　慢着，以何为定啊？

刘千鍾　身边幷無別物，只有小小玉珮一塊。媽媽帶去，以为定礼。事成之后，重礼相謝。我去也！

（唱）有劳媽媽为媒証，（下）

吳　婆　（唱）財运亨通找上門。

說媒之事我应允，

〔吳二橫上〕

吳二橫　（唱）媽媽为何笑吟吟？

吳　婆　有个刘千鍾，托我上紅絲巷張家做媒，可巧今天快黑的时候，那張家的姑娘到咱們这兒来了一趟，我借着瞧她，这事可就成啦。那刘家总得給我点謝礼啦。

吳二橫　媽呀，这个女子我也瞧見过。您别給刘家說，給我說得啦。

吳　婆　人家不給，这不瞎掰么！

吳二橫　您就說是刘家，等他許了亲，就把她娶来。刘、張兩家，其奈我何？

吳　婆　伤天害理，我不能做。

吳二橫　您不作，我有主意。再有您的男朋友来，我可要整飭家風。

吳　婆　你别生气，媽媽依你就是。

吳二橫　这不結啦！

吳　婆　正是：母子把計定，

吳二横　要膝美佳人。

吳　婆　跟我进来！

吳二横　是。

〔同下〕

第五場

〔張王氏上〕

張王氏　（唱）嬌兒庙內把香敬，

日落西山未回程。

張盈盈　（唱）滿怀心事言不尽，

且自含羞告母亲。

〔張盈盈下車介，蒼头、車夫下〕

〔張盈盈进門介〕

張盈盈　参見母亲！

張王氏　罢了。坐下！

張盈盈　是。

張王氏　兒呀，你到庙中燒香，因何許久方回？

張盈盈　再不要提起燒香之事，女兒此番燒香，若非有人救护，只恐不能回来与母亲相見了。

張王氏　此話从何說起？

張盈盈　只因庙中道士，不是好人，与蒼头言語不和，蒼头不知去向，車夫也不知哪里去了。不想来了一醉汉，見了女兒，口出不遜。女兒逃出庙外，誰知又錯投醉汉家中，幸得識破，二次逃走。徘徊道旁，遇着一个年少書生。

張王氏　便怎么样？

張盈盈　多蒙他送了女兒一程，蒼头、車夫赶到，才得回来。

張王氏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張盈盈　怎么是女兒的不是了？

張王氏　你既然逃出庙来，就該寻一妇人送你回家。为何与男子同行，豈不是你的不是了？

張盈盈　母亲好不明白。在那生死关头，哪里去寻妇人？这君子憐憫女兒，情願相送，事出無奈，方才与他同行的。

張王氏　难得这君子如此仗义，只可惜不知他的名姓。

張盈盈　他姓刘名叫千鍾。

張王氏　不知他的相貌如何？

張盈盈　他的相貌，十分清俊，是个美男子。（羞介）

張王氏　此人品行相貌都好，但不知誰家女子有福，可与他作配。

張盈盈　他是沒有訂亲的。（羞介）

張王氏　他沒有訂亲，你怎么知道？

張盈盈　女兒是問过他的。

張王氏　你是問过他的，向前来，为娘有話言講。

〔張盈盈向前介，張王氏打張盈盈耳光介〕

張王氏　（唱）賤人作事太欺心，

　　　　管他訂亲不訂亲？

　　　　手执家法行教訓，

　　　　活活打死小賤人。

張盈盈　母亲哪！

（唱）幼讀詩書通女訓，

　　　　貞淫二字辨得清。

　　　　采蘭贈芍兒豈肯，

　　　　还望高堂原諒情。

哎呀母亲，若將女兒打死，不但坏了名节，还要玷辱家門。請母亲三思！

張王氏　这，也說的是。为娘差人到他家說合，將我兒許配与他就是。咳，这叫做一床錦被之計。

張絵鸞　如此說来，是兩床錦被了。

張王氏　哎呀呀，好个不知羞耻的丫头！

〔張絵鸞羞下〕

〔蒼头上〕

蒼　头　啓安人，吳婆子来瞧小姐来啦。

張王氏　喚她进来。

蒼　头　是。安人喚吳媽媽。

〔吳婆上〕

吳　婆　叩見安人！

張王氏　哦，你幷不是烏婆，你是何人，怎么認識小姐？

吳　婆　我姓吳，住在玄天庙西；我跟小姐有一面之交，一来探望，二来給她做媒。

張王氏　但不知是哪一家？

吳　婆　刘正之子，名喚刘千鍾。

張王氏　刘千鍾？

吳　婆　刘千鍾。您瞧这家好不好？

張王氏　好。我依了，我依了。

吳　婆　您答应啦，这兒有玉珮一方，是他家的定礼，您請收下。

張王氏　我这里有金鐲一对，是我女兒之物，媽媽帶去，做为回礼。

吳　婆　人家說喜期紧一点，明日就要抬亲。

張王氏　女大終須嫁，期紧又何妨？

吳　婆　我告辞啦！

張王氏　請便！

〔吳婆出門介，張王氏下，蒼头隨下〕

吳　婆　沒想到，三言兩語就成啦。我这个兒媳婦可朦到手啦！（下）

第　六　場

〔刘正上〕

刘　正　（唱）奴才沽酒不回信，

气得老汉兩眼昏。

千鍾这个奴才，入城沽酒，昨日去的，今日看看过午，还不回来？

〔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無心竟將婚姻定，

回去堂前稟父亲。

爹爹！

刘　正　你这奴才，好生迟慢！

刘千鍾　爹爹，酒来了。

刘　正　酒来了？哦哈哈哈，随为父进来！

刘千鍾　是。

刘　正　將酒斟来，待为父暢飲。

刘千鍾　遵命。（斟酒介）

〔刘正飲介〕

刘　正　你怎么沽来这样的濫酒？

刘千鍾　待孩兒再去沽来。

刘　正　不用你去了，待我自己进城去沽。

刘千鍾　孩兒有一事，要稟爹爹。

刘　正　有什么事待为父回来再講。正是：养兒难奉沾，逐得自劬劳。（下）

刘千鍾　黄湯真不好，誤却我年高。（下）

第　七　場

（刘正下場門上，蒼头上場門上，相撞介）

刘　正　你这个人，往人身上撞，是何道理？

蒼　头　你也撞了我啦，我非揍你不可！（欲打介）

刘　正　嘿，我刘正也不是好惹的。

蒼　头　你叫刘正？我問你，刘千鍾是你什么人？

刘　正　是我的兒子。

蒼　头　敢情是亲家老爷。小人不知，多有得罪。

刘　正　你乃何人，为何如此的称呼？

蒼　头　我是紅絲巷張家的蒼头。只因你家相公，托吳婆为媒，用玉珮为聘，我家用金鐲答礼，結了婚姻，故此叫您亲家老爷。

刘　正　有这等事，我怎么不知？

蒼　头　怎么，您不知道？昨日說好了亲，今日就娶啊！

刘　正　今日就娶？我越發不知道了！

蒼　头　你真不知道？我明白啦。

刘　正　你明白何来？

蒼　头　你一定不是我們姑爷的父亲。

刘　正　你待怎講？

蒼　头　你是冒充爸爸。

刘　正　住了！

（唱）老狗說話太欺心，

　　哪有个冒充人父亲？

打你几拳消消恨，

［刘正举拳打介，蒋头逃下］

刘　正　　打得老狗無影形，

誰想千鍾这个奴才，背着我做出此事，私訂婚姻，一定是玄天庙东烏婆所做。我不免到她家問个明白便了！

（唱）怒气不息朝前進，

　　轉眼来到她家門。

烏婆在家么？

［烏婆上］

烏　婆　誰呀？

刘　正　你就是烏婆？好賤人！

烏　婆　老头兒，我跟你素不相識，怎么見面就罵？

刘　正　非但要罵，我还要打你！

烏　婆　哈哈，老头兒不講理。太太的兒子，不是好惹的！

刘　正　我豈不知你的兒子是地保，你不該引誘我兒，私訂張家的婚姻。

烏　婆　我多会兒作这件事来着？

刘　正　你还接了張家一对金鐲，你敢强辯么？

烏　婆　这就对啦。昨天早晨，我在張家楼上，瞧見楼下来了一个少年書生，小姐对他一笑。我跟小姐說：拿一对金鐲，我給你做媒。小姐沒理我，金鐲也沒到手，你跟我鬧什么？

刘　正　你可知那書生名姓？

烏　婆　先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叫刘千鍾。还有个老东西叫刘正。

刘　正　我就是刘正。你既知此事，打者無亏。

烏　婆　我金鐲沒到手，媒也沒說成，你打我干什么？

刘　正　他既不与你金鐲，你还我玉珮。

烏　婆　我多会瞧見玉珮啦？

刘　正　你不还，我就打！

〔刘正打介，烏有上〕

烏　有　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进門介）別打，別打！

烏　婆　我的兒子回来啦。

烏　有　我当是誰，敢情是刘老头兒，你干什么打我媽？

刘　正　她不还玉珮，故此打她。

烏　有　敢情是这么一回事。刘老头，你又喝醉啦，別处撒酒風去吧！

〔烏有推刘正出門介〕

烏　有　你滚出去吧！（关門介，下）

烏　婆　好兒子，真各別另样。（下）

刘　正　他母子好生無理，待我且到張家問个明白。

〔圓場〕

刘　正　呔，門上有人么？

〔蒼头上〕

蒼　头　老太爷，你怎么打到我們家里来啦？

刘　正　我要面見你家主人。

蒼　头　我家只有主母。

刘　正　就見你家主母，快去通报：刘正要見。

蒼　头　有請主母。

〔張王氏上〕

張王氏　何事？

蒼　头　刘亲家老爷来啦！

張王氏　花轎可曾到門？

蒼　头　沒聽見花轎。

張王氏　說我出迎！

蒼　头　我家主母出迎。

〔張王氏出迎介〕

張王氏　哦亲翁！

刘　正　什么亲翁！

張王氏　令郎訂小女为妇，你我是兒女亲家呀？

刘　正　你女兒不守閨箴，与小兒私訂婚姻，我是来退亲的。

張王氏　小女因遭强暴，才与令郎同行，并非淫奔。

刘　正　你女兒还与小兒一处同行？

張王氏　令郎送小女回家，才叫媒婆前来說亲。

刘　正　快快把玉珮还我。

張王氏　我也是清白人家，小女与令郎并無苟且呀！

刘　正　將你女兒喚来。

張王氏　女兒快来！

〔張盈盈上〕

張盈盈　母亲，何事？

張王氏　有人要見你。

張盈盈　女兒未出閨門，有什么人要見我？我是不見的。

張王氏　是刘郎之父，刘正。

張盈盈　那越發見不得的。

張王氏　他非要見你不可。

張盈盈　这倒奇了！

〔張盈盈往見介〕

哦，公……（咽住介）

刘　正　怎么欲言又止？

張王氏　这就是小女。

刘　正　你怎么与小兒私訂婚姻？快还我玉珮，我要退亲了。

張盈盈　兩家要好結亲，怎么退起亲来了？

刘　正　呀呸！什么要好結亲，分明勾引我兒，我家豈娶你这無耻女子！

張盈盈　哎呀！（昏介）

張王氏　我兒醒来！

張盈盈　（唱）聞言气得咽喉紧，

母亲，老娘，哎呀娘啊！

　　抱住萱堂放悲声。

　　女嫁男婚寻常事，

　　今番婚嫁不清平。

　　發情止义兒自信，

　　道我貪淫就痛我的心。

　　这样言詞实难忍，

哎呀，兒的娘啊！

　　有何面目在世間存。

刘　正　（唱）别的言語我不聞，

　　玉珮拿来便退亲。

快把玉珮还我。

張盈盈　且慢，似这等凌辱，我还要这性命做甚，待我碰死了吧！

〔張盈盈作要碰介，張王氏攔介，張盈盈奔玉環死介〕

張王氏　哎呀兒啊！

（唱）一見嬌兒喪了命，

　　定要与老狗把命拚。

家院，快把小姐尸首，搭在后面，再与老狗算帳！

蒼　头　是。

〔張王氏、蒼头扶張盈盈下〕

刘　正　不想这女子竟此吞珮而死，趁她家忙乱，待我溜了吧！

〔四靑袍、四轎夫搭花轎上〕

刘　正　你們是哪里来的，往哪里去？

轎夫甲　我們是刘家雇的，往張家抬亲。

刘　正　哪个刘家？

轎夫甲　刘千鍾。

刘　正　那張家女子死了，你不用抬亲了，我要回家去了。（下）

轎夫甲　伙計們，誰来雇的轎？

四靑袍　吳家替雇的。

轎夫甲　咱們上吳家要錢。

〔众圓場〕

轎夫甲　到啦，咱們进去！

〔吳二橫上〕

吳二橫　你們来啦，怎么不吹打？

轎夫甲　人家小姐死啦，我們跟你要錢来啦。

吳二橫　娶不了亲来，不給錢。

轎夫甲　不給錢，抄你的王八窩。

吳二橫　淸平世界，你敢！

轎夫甲　說抄就抄，伙計們，动手！

四靑袍
三轎夫　啊！（搶介）

吳二橫　了不得啦，搶了人啦！

〔烏有上〕

烏　有　拿賊！

〔四轎夫、四青袍逃下〕

吳二横　多謝烏头救我这場禍，請到家里喝茶。

烏　有　不行，我还得給紅絲巷張家忙喪事去呢，他們小姐今日出殯，裝裹闊着呢。

吳二横　这么一說，您請吧！

烏　有　回头見！（下）

吳二横　听他說，張小姐一身好裝裹，我不免今天晚上出城偷她墳墓，發个大財，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扮个惡鬼便了！（下）

第八場

〔烏婆鬼裝上〕

烏　婆　打扮像个鬼，要去挖墳堆。

我，烏婆子的便是，本是偷墳的老在行。張家小姐死啦，一份好裝裹，我看在眼里啦，想要偷她的墳，又怕被人瞧見。因此把臉勾了，裝这么一个鬼样。列位別笑話我裝鬼，世上想發財的，誰不裝鬼呀？前面已是張家墳墓，急急而行便了！（下）

第九場

〔吳二横裝鬼上，偷墳介，虛下，背張盈盈上，扒衣介，打張盈盈嘴介，張盈盈吐玉珮介〕

吳二横　这塊玉也是个小財。看这女子虽是死的，月亮照見她的模样，却跟活的一般，等我拿她开开心。

〔吳二横作抱介，張盈盈睜目看介〕

張盈盈　你是哪里厉鬼，为何惊吓于我？

吳二横　喲，宝貝兒你活啦，咱們做个小倆口吧。

張盈盈　住了，想我是清白人家兒女，你休要行强；你若行强，我就喊叫。

吳二横　你喊叫？这兒是墳圈子沒人，就有鬼！

張盈盈　救命哪！

〔吳二横抓張盈盈介，張盈盈急跑下。烏婆上，吳二横、烏婆对看介〕

烏　婆
吳二横　有鬼！

〔吳二横、烏婆同倒地介，吳二横苏醒介〕

吳二横　可吓死我啦！（起介）她怎么也倒啦？（看介）她怎么不动啦？等我摸摸，敢情眞死啦。等我把她擱在張小姐棺材里

〔吳二横背烏婆介，虛下，又上〕

吳二横　得，安置好啦，我快溜。

〔張千上，鎖吳二横介〕

張　千　拿住偸墳賊啦！

〔張千拉吳二横下〕

第　十　場

〔吳婆上〕

吳　婆　（唱）兒子出城去偸墳，

　　　　因何一去不回程？

我，吳婆。我兒子偸墳去，老沒回來，我往城外打听打听去。

〔吳婆向幕內問介〕

吳　婆　我說庙里的老道！

道　士　（內）什么事，大嫂子？

吳　婆　我出城有点事，你替我看着家。

道　士　（內）知道啦！

吳　婆　这老道眞講交情，走哇！

（唱）意乱心忙站不稳，

　　眼跳心惊为何情？（下）

第十一場

〔刘正上〕

刘　正　（唱）將身且把柴門进，

〔刘千鐘上〕

刘千鐘　爹爹！

刘　正　（唱）一見奴才怒气生。

奴才做的好事！

刘千鐘　孩兒做了何事？爹爹如此生气。

刘　正　你这奴才，不奉父命，暗訂婚姻，是何道理？

刘千鐘　爹爹，那張家女子往庙中燒香，身遭强暴，單人逃走，哪有見死不救之理？孩兒送了她一程，那女子要学鍾建、季芈故事。孩兒無奈，只得应允。回得家来，正要禀明爹爹，不想爹爹慌張出門，怎道孩兒不奉父命？

刘　正　好个鍾建、季芈故事。那女子尋死了！

刘千鐘　哎呀，小姐呀！

刘　正　那女子自己願死，你哭她做甚？

刘千鐘　那女子因何自尽？

刘　正　那女子因为父上門吵鬧，羞怒而亡。倘若打起官司，如何是好？

刘千鍾　爹爹何不到表兄家中，暫避一时。

刘　正　言之有理。我去也！

（唱）家中之事要謹慎，

急急忙忙出柴門。（下）

刘千鍾　（唱）可嘆紅顏眞薄命，

芳心莫怪薄幸人。

不想張小姐为我身亡，不免撮土为香，对天一拜。

（拜介）

（唱）佳人一死休怨恨，

你我来生再結亲。

天已不早，待我关門安寢。

〔刘千鍾关門，伏桌睡介〕

張盈盈　（內唱）

拚將骨肉归泉境，（上）

（唱）已死誰知又复生。

袜小鞋弓难掙扎，

赤身露体等到天明怎見人！

看这里有一小戶人家，待我上前求件衣服再走。哦开門！

刘千鍾　夜靜更深，怎么有人叫門？待我看来。

張盈盈　开門！

刘千鍾　怎么是女子声音，是哪一个？

張盈盈　我是来求衣服的。

刘千鍾　黑夜之間，男女不便。你去吧！

張盈盈　我赤身露体，从門隙內賞我一件衣服，我这里有玉珮相謝。

刘千鍾　啊，有玉珮相謝。你从門隙遞来！

〔張盈盈遞玉珮介，刘千鍾接介〕

刘千鍾　啊，这玉珮是我与張盈盈訂亲之物，怎么落在你的手中？

張盈盈　莫非你就是刘郎么？奴家正是張盈盈。

刘千鍾　哎呀，打鬼！打鬼！

張盈盈　刘郎，奴家有話向你申訴，快快开門。

刘千鍾　哎呀小姐，你不要惊吓于我。

張盈盈　我是人，不是鬼。

刘千鍾　你埋在墳內，怎能出来？分明是鬼，我不与你开門。

張盈盈　你好負心也！

（唱）叫你十声九不应，

　　分明是个無义人。

　　萍水相逢婚姻訂，

　　三生石上注鴛盟。

　　可嘆奴为你丧了命，

　　可嘆奴为你受凋零。

　　黑夜相投你不認，

　　看来你是鉄打心。

　　今日將你好一比，

　　好比王魁負桂英。

負心郎，快快开門！

〔刘千鍾惊丢玉珮介〕

刘千鍾　这女鬼眞是糊塗，竟要学桂英活捉王魁的故事，待我用門閂將她打走。小姐不要动怒，待我与你开門。

〔刘千鍾开門，取閂，打昏張盈盈介〕

刘千鍾　哦，鬼是無形之物，待我摸来。（摸介）哎呀，原来誤失，打死人了。人命关天，我逃走了吧！

〔刘千鍾下，烏有上，拌尸摔倒介〕

烏　有　什么东西，拌了我一下子？啊，是个死尸。（看介）这是張盈盈，怎么在这兒哪？伙計快来！

〔馬三上〕

馬　三　什么事？

烏　有　刘老头門口，有个死尸，是張盈盈。

馬　三　咱們进刘家去問問。

烏　有　（推門介）門沒关，咱們进去。

〔烏有、馬三进門介，四望介〕

烏　有　怎么一个人沒有？

馬　三　死尸旁边有一根門閂。

烏　有　不用說，他們父子倆打死人跑啦。

馬　三　你看着死尸，我去报官。（下）

烏　有　他走啦，我一个人看死尸有点害怕。我去打壶酒，壯壯胆子。这个死尸大概也跑不了。（下）

〔張盈盈苏醒介〕

張盈盈　（唱）一陣昏迷魂不定，

刘郎可算負心人。

刘千鍾，刘千鍾，你怎么下此毒手？哦，他家門戶洞开，待我进去。（进門介，看介）怎么四下無人？啊，这塊玉珮还在地下。（拾介）看这里有那負心人的衣服，待我穿了起来，假扮男子，帶了玉珮回家，去見母亲便了！

〔張盈盈穿衣介，烏有上，对看介，張盈盈下〕

烏　有　我喝的醉眼迷糊的，看見一个人跑啦，别是死尸眞

跑了吧？（看介）哎呀，可不是死尸跑啦，等我拿門閂追。

〔烏有拾門追介，吳婆上，烏有打介〕

吳　婆　哎喲！（死介）

烏　有　叫你炸尸。（自語介）我把她背回去，等太爷相驗。沒想到死尸眞会跑啦，倒是出好戏！

〔烏有背吳婆下〕

第十二場

〔四青袍、李万、陆隴其上〕

陆隴其　（引）学尙程朱，官县令，实心从政。

（詩）苦讀寒窗有十年，

青灯閱尽古今言；

一朝得志官郡县，

为国安民学聖賢。

下官、陆隴其。乃平湖人也。蒙聖恩，官授直隶灵寿县正堂。今当三六九日，左右！

四青袍　有。

陆隴其　放告牌抬出！

四青袍　啊！

〔張王氏上〕

張王氏　寃枉！

李　万　有民妇喊寃。

陆隴其　帶进来！

李　万　喳！（出門介）那一民妇，太爷喚你，你要小心了。

張王氏　是！

〔張王氏随李万进門介〕

張王氏　叩見太爷！

陆隴其　有何冤枉，当堂訴来！

張王氏　小妇人、張門王氏。生了一女，名喚盈盈。許与刘正之子刘千鍾为妻，那刘正誤听人言，道小女不貞，上門吵鬧，威逼小女自尽，太爷做主。

陆隴其　你且起过一旁。

張王氏　是！

陆隴其　李万过来。与你火签一枝，鎖拿刘正听审！

李　万　喳！（接签下）

〔張千領吳二橫上〕

張　千　啓太爷：小人在張家坟园，拿住偷坟賊一名。太爷發落。

陆隴其　嘟，那一賊子，姓甚名誰？偷盜坟墓，該当何罪！

吳二橫　小人叫吳二橫。在張盈盈坟前發瘋子来着，不敢偷坟。

張王氏　啊，張盈盈是我的女兒，死后还被人偷坟，哎呀，我那苦命的兒呀！

陆隴其　吳二橫，你鬼裝打扮，定是偷坟，还敢强辯，好生大胆也！

〔馬三上〕

馬　三　啓禀太爷：刘正、刘千鍾父子，打死一个女人，弃家在逃。据鄰有說：死的女人叫張盈盈。

陆隴其　張盈盈！怎么三案都是張盈盈，是何緣故？

〔李万上〕

李　万　啓太爷：刘正父子在逃。

陆隴其　知道了。張千、李万过来过来，快快捉拿刘正、刘千鍾父子二人，不准卖放！

張　千
李　万　喳！（下）

陆隴其　我想此事，必須亲自查驗。左右，帶了人犯，打道尸場！

四青袍　啊！

〔众圓場，烏有暗上，睡介。場上設假尸介〕

馬　三　你瞧，老烏醉的这个样兒！（推介）醒醒，醒醒，太爷来啦！

〔烏有醒介〕

烏　有　好醉！

馬　三　太爷来啦！

烏　有　什么太爷，我还是睡。（又睡介）

馬　三　啓太爷：烏有醉臥不醒。

陆隴其　取板子过来，与我打。

馬　三　喳！

〔馬三取板打介，烏有醒介〕

烏　有　誰跟我玩笑，我可駡啦！

陆隴其　可惡，胡說！

烏　有　謝太爷責！

陆隴其　你看守的死尸，馬三道你認識。她是何人？

烏　有　她叫張盈盈。我媽認得她，故此我知道。可是她出完了殯，怎么又跑到这兒死啦？

陆隴其　你旣認得張盈盈，她是甚等之人？

烏　有　是个姑娘。

陆隴其　起过一旁。左右，与我驗来！

馬　三　喳！

〔馬三驗尸介〕

馬　三　啓太爷：是个中年妇人，衣裳布素，身边有金鐲一对，头上一伤，乃是木器所伤。

陆隨其　起过一旁。这金鐲不像这妇人之物？

張王氏　啓太爷：这金鐲是小女訂亲之物，交与吳婆的。

陆隨其　吳婆是什么人？

烏　有　是吳二横的媽媽。

陆隨其　帶吳二横！

烏　有　吳二横！

吳二横　伺候太爷！

陆隨其　張王氏言道：这对金鐲是她交与你母亲的，怎么落在死尸身旁？

吳二横　等我去問問死尸。

陆隨其　滿口胡言。死尸現在那里，你快快前去看来！

〔吳二横看尸介〕

吳二横　哎呀，这是我媽。怎么会死啦？哎呀媽呀！太爷，求您做主吧。我作賊的变成苦主啦。

陆隨其　你的罪也要問，你的冤也要伸。起过一旁。

吳二横　眞是淸天太爷。

陆隨其　烏有、馬三！

烏　有
馬　三　伺候太爷！

陆隨其　你們报道：打死的是張盈砼。今天变了吳婆，你等分明藐視本县。

烏　有　小的不敢。实在昨夜瞧着是張盈砼，今晨变了吳婆，小的倒有点糊塗。

馬　三　小的眞不知道。

烏　有
馬　三　太爷，錯非您这活包老爷，别人也遇不着这宗案子。

陆隨其　下去！

烏　有
馬　三　喳！

陆隴其　張王氏！

張王氏　有。

陆隴其　你既打人命官司，为何不等本县相驗，便將女兒埋葬？

張王氏　小妇人一时糊塗，太爷开恩。

陆隴其　本县也不深究。今日却要开棺一驗。左右，打道張家坟園！

四青袍　啊！

〔众同下〕

第十三場

〔李万押刘千鍾上〕

刘千鍾　（唱）弃家只望逃性命，
　　　　　不想中途大禍临。
　　　　大哥，我冤枉啊！

李　万　你打死張盈盈，还說冤枉？

刘千鍾　我打的是鬼，不是人。誰知打一門杠，她又是人了。因此逃走，被大哥拿住。是鬼是人，任憑太爷公断。

李　万　你打的是鬼，一打变了人？我跟你說，这位陆大老爷，是个活包老爷，他自然审的明白，反正是人也叫你打成鬼啦，你打人命官司吧。走哇！

刘千鍾　大哥啊！
　　　　（唱）不打人命打鬼命，
　　　　　这場冤枉無处伸！

〔同下〕

第 十 四 場

〔張盈盈上〕

張盈盈　(唱)吉莫靴累煞了金蓮三寸，

　　紅顏女原不比白面書生。

我、張盈盈。改扮男裝，回家見母，怎奈靴大足小，步履維艰，且在柳林中歇息片时再行便了。

〔刘正上〕

刘　正　(唱)都只为怕官司入城隐避，

　　离家門不数里来到柳林。

唉，我只为行走慌忙，酒瘾不足。离家不远，有些困倦，且在林中歇息歇息。

張盈盈　这个老者，好生面熟。

刘　正　好一个俊俏的男子，看他眉清目秀，好似一个絕色美女。(向張盈盈介)相公請了！

張盈盈　老丈請了！

刘　正　請問相公是往哪道而去？

張盈盈　我是往城中去的。

刘　正　老汉也是往城中而去的。

張盈盈　老丈也是进城的？

刘　正　正是。請問相公貴姓？

張盈盈　小生姓刘。

刘　正　怎么，相公也姓刘？

張盈盈　听老丈之言也是姓刘了？

刘　正　老汉正是姓刘。你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了。哈哈哈……

張盈盈　(背供)哎呀且住，看此人分明是刘郎之父。这老头

十分精灵，我不免用言語刁难于他，日后过門，也可好生看待于我。請問老丈大名？

刘　正　老汉刘正。还不曾問过相公名字？

張盈盈　小生刘千鍾。

刘　正　刘千鍾是我的兒子。

張盈盈　这是怎么講話！

刘　正　老汉失言了。相公休要見怪。

張盈盈　焉敢怪着老丈。我却与你的兒子——

刘　正　怎么样？

張盈盈　我与你兒子是同名同姓的。

刘　正　同名同姓，好結同心。

張盈盈　唉，这同心二字，再也休提！

刘　正　这是什么緣故，难道你与小兒有仇？

張盈盈　我与他呀，是因好成仇。

刘　正　旣然与小兒有仇，老汉告辞。

張盈盈　老丈慢行。我与令郎虽然成仇，我心中到底是不忘旧好。

刘　正　旣然相公不忘旧好，老汉改日叫小兒登門謝罪，叫他一輩子怕你，你道好也不好？

張盈盈　他若不怕呢？

刘　正　便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張盈盈　如此，多謝老丈。

刘　正　相公与我兒交好，怎不常到我家？

張盈盈　这个，有許多不便。

刘　正　彼此深交，何言不便？

張盈盈　为了一段婚姻。

刘　正　莫非与小兒做过媒来？

張盈盈　虽然不曾做媒，却比做媒更近一層。

刘　正　比作媒还近一層。但不知是誰家之女？

張盈盈　乃是張家之女。

刘　正　哪个張家？

張盈盈　紅絲巷張家。

刘　正　哦，这女子唤做什么？

張盈盈　唤做張盈盈。

刘　正　張盈盈死了。

張盈盈　还未曾死。

刘　正　这就不对了。老汉看見她死的，我还要打人命官司，你怎么說她未曾死？

張盈盈　死与不死，暫且不言。倘張家再有一女与你結亲，你便如何？

刘　正　那張家仇恨未消，豈肯与我結亲？

張盈盈　只要我說肯与你家結亲，自無話講。

刘　正　那張家若肯与我結亲，再也不反悔了。

張盈盈　若是反悔？

刘　正　我若反悔，便是老王八。

張盈盈　什么講話！

刘　正　我的酒癮發作，言語顚倒，相公休怪。

張盈盈　豈敢！老丈，还有一事相求。

刘　正　相公有何事見委？

張盈盈　我到城中投奔亲友，要求老丈送我前去。

刘　正　但不知是哪一家？

張盈盈　就是紅絲巷張家。

刘　正　我明白了。这灵寿城中，哪有第二个刘千鍾？分明你是公差，前来訪拿于我。

張盈盈　非也。我与張家至亲，到那里只消三言兩語，叫你兩家解釋寃仇，你看如何？

刘　正　世間之上，竟有这等好人。相公請上，受我一拜！

〔刘正欲拜，張盈盈急攔介〕

張盈盈　老丈，拜不得的。你拜了我，与拜你兒子一样。

刘　正　此話好不明白！

張盈盈　日后自然明白。

刘　正　如此高义，老汉倒要与你时常亲近。

張盈盈　使不得。我与老丈是不能亲近的。

刘　正　难道嫌我老了？

張盈盈　这是哪里說起？你我快快进城去吧。

刘　正　你我走哇！

（唱）他待我真个有情分，

張盈盈　（唱）袖內机关就解不明。

刘　正　（唱）但願此去解仇恨，

〔張千上〕

張　千　哪兒走！（攔刘正介）

刘　正　（唱）攔擋行人为何情？

嘟，你是白日劫搶么？

張　千　我是当官差的，什么白日劫搶？

刘　正　似你这等官差，与白日劫搶强盜也差不許多。

張　千　我們奉了太爷之命，分別捉拿刘正、刘千鍾的。你是刘正，这兒有朝廷王法，你戴上吧！

〔張千鎖刘正介〕

刘　正　（向張盈盈介）我知你是前来拿我！

張盈盈　上差，我聞陆隴其太爷，为官清正，为何捉拿平民？

張　千　刘正、刘千鍾父子，打死張盈盈，故此拿他。

張盈盈　为的張盈盈一案嗎？我便是張盈盈。

張　千　哪有你这个样的張盈盈？

刘　正　他不叫張盈盈，叫刘千鍾。他可不是我的兒子。

張　千　他又不是你的兒子啦，你别撒賴啦，走吧！

〔張千押刘正、張盈盈下〕

第十五場

〔四青袍、烏有、馬三、吳二擴、張王氏、陆隴其上〕

烏　有　来此張家墳園。

陆隴其　开棺搭尸首！

四青袍　啊！

〔四青袍下，搭尸上介〕

陆隴其　驗来！

馬　三　喳！（驗介）

　　　　啓太爷：棺木里不是人，是个鬼。

陆隴其　棺材里自然是鬼，不是人。

馬　三　她是死尸勾着鬼臉。

陆隴其　起过一旁。帶張王氏！

馬　三　張王氏！

張王氏　伺候太爷！

陆隴其　你女兒死尸怎么画个鬼臉？

張王氏　求太爷派公差同看。

陆隴其　烏有，同她前去看来！

烏　有　喳。

〔張王氏、烏有同看尸介〕

張王氏　这不是我女兒。

烏　有　这是我媽。哎呀媽呀！

〔烏有拉張王氏向陆隴其跪介〕

烏　有　張王氏害死我媽，求太爷与我伸冤。这下兒跟賊一样，我也变成了苦主啦！

張王氏　小妇人不敢害人，太爷明鑒。

陆隴其　待我自己看来。（看介）果然是个半老妇人，不是幼女。却为何画了鬼臉？（想介）我明白了，只要严审烏有、吳二横，自然明白。左右，打道回衙！

四青袍　啊！

〔众圓場，陆隴其坐堂介〕

〔李万上〕

李　万　啓禀太爷：刘千鍾拿到。

陆隴其　帶上来！

李　万　（向內）刘千鍾上堂。

〔刘千鍾上〕

刘千鍾　生員参見老父母！

陆隴其　你是学庠中人，打死人命，是何道理？

刘千鍾　生員打的是鬼，老父母詳查！

陆隴其　本县也知你素日良善，此案必有冤屈，你且立在堂下，听我判断。

刘千鍾　多謝老父母！（堂下站介）

〔張千上〕

張　千　啓禀太爷：刘正、刘千鍾拿到。

陆隴其　怎么又有一个刘千鍾？此案又弄出蹊蹺来了。来，帶刘正、刘千鍾！

張　千　（向內）刘正、刘千鍾上堂！

〔刘正、張盈盈上，見刘千鍾互惊介，欲語，張千推刘正、張盈盈进門跪介〕

刘　正
張盈盈　叩見太爷！

張　千　刘正当堂有刑。

陆隴其　松刑！

〔張千为刘正去鎖介〕

陆隴其　刘正，威逼人命在先，打死人命在后，快快招来！

刘　正　威逼人命，小人領罪；打死人命，小人不知！

張盈盈　太爷，打死人命，我倒知曉。

陆隴其　你怎知他打死人命？

刘　正　他也叫刘千鍾，与小人兒子同名。

陆隴其　刘千鍾，你怎知他打死人命？

張盈盈　太爷，你道他打死的是哪一个？

陆隴其　本县問你，怎么反倒問起本县来了。

張盈盈　打死的就是我。

陆隴其　你叫什么名字？

張盈盈　我叫刘千鍾。

陆隴其　你名叫刘千鍾，怎么刘千鍾又打死了你？

張盈盈　太爷，我不是男子？

陆隴其　你不是男子？刘正，堂口伺候！

刘　正　是。（堂口站介）

陆隴其　那一女子，为何改装，戏弄本县？左右，大刑伺候！

四青袍　啊！

張盈盈　且慢，太爷容稟！

（唱）家住在灵寿城旧有名姓，

我的父数年前早喪殘生。

我名叫張盈盈閨門待聘，

刘千鍾救患难才結婚姻。

心不遂对高堂寻了自尽，

昏沉沉入棺木被吳二横盗墓偷墳險些失了身。

得性命投千鍾不肯相認，

無情棍打不死改扮書生。

陆隴其　有何为証？

張盈盈　有他家定婚玉珮，太爷請看。

陆隴其　刘生員！

刘千鍾　在。

陆隴其　旣与她結亲，那盈盈黌夜相投，为何将她打死？

刘千鍾　生員乃是打鬼，不想錯打了人。

陆隴其　世上那有將人作鬼之理，你分明是賴詞。

〔烏有、吳二横私語介〕

烏　有
吳二横　將人作鬼，眞有那宗事。

陆隴其　烏有、吳二横！

烏　有
吳二横　伺候太爷！

陆隴其　你二人講些什么？

烏　有
吳二横　小人們說：打鬼錯打人，有那宗事。

陆隴其　你們怎么曉得？

烏　有　回太爷：小人看守死尸，往別处喝酒，張盈盈又活啦；小的追上一杠子，打的是鬼，不想誤傷活人。所以我曉得。

吳二横　我跟烏婆都裝了鬼，去偸張盈盈的墳，她把我当成眞鬼，我把她当成眞鬼，都吓死啦。我又活啦，所以我說有那宗事。

陆隴其　本县未曾审訊，你兩个便招了，眞乃神差鬼使。来，

快快画供！

烏　有　老吳，咱們言多語失，画供吧。

〔吳二横、烏有画供介〕

陆隴其　吳二横偷墳盜墓，依律当斬；烏有誤傷人命，边外充軍。傳禁卒！

馬　三　禁卒走上！

〔二禁卒上〕

陆隴其　將他二人收监！

二禁卒　喳！

〔二禁卒鎖吳二横、烏有介〕

烏　有　老吳，你瞧多公道。張盈盈是你挖出来又活啦，沒想到你倒死啦。

吳二横　嘿！

〔二禁卒拉烏有、吳二横下〕

陆隴其　張王氏，你女兒吞了玉珮，偶然气閉，幷未曾死。你怎么胡乱掩埋？幸而有人偷墳，不然豈不枉送她的性命！

張王氏　小妇人因埋葬女兒，受了太爷兩番訓諭，我女兒若再死了，我是不敢埋的了。

陆隴其　人眞死了自然要埋，难道本县还禁止你埋葬死的女兒不成！刘千鍾、張盈盈！

刘千鍾
張盈盈　在。

陆隴其　你二人結亲在前，如今本县为媒，你二人当堂結拜，完成花燭。

刘千鍾
張盈盈　謝太爷！

〔刘千鍾，張盈盈披紅拜堂介。〕

〔尾声。众同下〕

統一书号：10071·388
定　　价：（7）0.41元